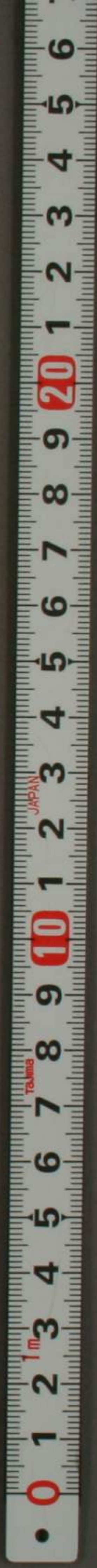


廣東通志

ル 5
1508
30



1508

門外名目
冊 1508
卷 30

符

門外名目
冊 1508
卷 30

廣東通志卷之六十八

外志三

罪放

周興長安人少以明習法律武后垂拱初由尚書省都事歷秋官侍郎屢受制獄株連羅織所殺戮數千人天授元年轉尚書左丞疏請除唐家宗正屬籍二年與丘神勣通謀武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取大甕環炭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具甕如興法起謂興

唐史通志 卷之二十一
三百一
曰有詔鞫兄請兄入此甕與惶恐叩首服罪法當死
武后原之流于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

王弘義衡水人武后時告變授遊擊將軍歷左臺侍
御史與來俊臣輩恣爲酷虐每暑月繫囚積蒿狹室
中加以毳褥遭者斯瀕而絕倘自誣服則易置他所
移牒郡縣所至震懼弘義自矜曰吾文牒猶狼毒野
葛誰不畏乎延載元年俊臣坐賊貶而弘義流瓊州
詐稱勅徵逃還時侍御史胡元禮奉使嶺南遇于途
得其奸狀執而按之弘義詞窮哀請曰與公氣類願

少寬假元禮曰向君爲御史元禮爲洛陽尉今元禮
爲御史君爲流囚何氣類之有遂榜殺之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偉貌雄辯甫冠武后召與楊
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書監丞時張易之被寵之問
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至爲奉溺噐及
易之敗貶商州叅軍朝隱崖州叅軍之問逃歸洛陽
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事仲之與王同皎謀誅
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使兄子曇與冉祖雍上變
因丐贖罪由是擢爲主簿下醜其行景龍中遷

考功員外郎諂惠太

工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

盛復往諧結太平深沈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賅餉狼藉謫越州長史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播京師人爭傳諷睿宗立以獯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間得詔震汗不肯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間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間慌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就死

吉溫洛州河南人刻害而詭譎事中貴天寶初爲新豐丞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異已者乃薦掌詔獄溫每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尋擢京兆府士曹林甫欲傾太子以兵曹柳勣杜良姊妹壻令溫推之溫逮著作郎王曾倉曹王脩騎曹徐徵司戈盧寧就臺鞫數日獄具悉杖死積屍大理寺林甫與戶部侍郎楊慎矜不相能誣其蓄圖讖謀不軌溫羅織成獄兄弟皆賜死縉紳重足而立林甫以爲能擢戶部郎中兼御史比安祿山有寵溫復結之潛謀罷林

甫而已與祿山並相於是交相薦引祿山加河東節度而奏溫爲副使楊國忠亦善溫及入相連擢武部侍郎會國忠與祿山有隙而忌溫厚於祿山以常陟事連之貶澧陽長史明年坐贓賄及攘奪奸淫事貶高要尉至嶺外遷延不進爲有司所糾遣大理司直蔣況鞫之詔杖六十死於獄中

盧杞滑州昌靈人故相懷慎之孫杞有口辨貌陋色藍人以鬼目之建中初以廕歷御史中丞時汾陽王郭子儀病百官造問姬侍不避及杞至悉屏去杞出

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醜而心慙左右見之必笑斯人得志吾族無噍類矣及居要路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妬賢忌能小忤者必致之死務立威勢以久其權楊炎以杞惡貌無識同處台衡心每耻之亡何反爲杞所譖貶崖州賜死杞勸帝以刑名治天下河北河南連兵不息而軍需不贍遂用趙贊判度支括商賈稅間架以充之於是人心愁怨涇師乘間犯闕奉天播遷皆杞所致也帝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不

懌誣寧與朱泚盟故徐徐至遂殺寧惡顏真卿直言
令使李希烈竟歿賊中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
杞擢郢爲御史大夫以傾炎既而惡郢復去之宰相
張鎰才而忠上所委信計罷鎰出鎮鳳翔李揆舊德
慮其復起乃遣使吐蕃其陰禍賊物天下無不握腕
痛憤然無敢言者比朱泚圍奉天李懷光帥師赴難
將至杞不欲其人陳得失令懷光屯便橋尅期會進
懷光怒頓兵不前上表暴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上不
得已貶新州司馬遷澧州別駕死杞父祖並以名節
著聲而杞賊害忠良家聲遂隳云

白志貞太原人初名琇珪以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
勤恪多計光弼委任之帳中機密悉與參決代宗素
知之光弼卒用爲司農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召對稱
旨引爲腹心遂用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今
名善伺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
志貞充召募使奏令仕通顯者家出子弟甲馬從軍
而授之官帝從之當是時豪家不肖子以爲幸貧而
有識者苦之自是人心搖震不保家室諸郡禁兵募

至悉委志貞兩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皆不上聞而以沽販者補之及涇師犯闕詔志貞以神策軍拒賊無一至者乃出幸奉天志貞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力與盧杞趙贊沮懷光入朝致其忿恨舉朝疏其罪遂與杞贊同貶志貞貶恩州司馬遷浙江死

皇甫鏞安定朝那人以進士歷戶部侍郎元和中征討淮西餽運是亟鏞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遂以本官同平章事鏞素無公望惟以刻削希恩詔書甫下群情駭異即賈販無識者亦嗤謂之宰相裴

度崔群諫不聽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臺池館榭稍增崇飾而鏞與程异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營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鏞知公論不與益以巧媚自固奏減百官俸錢以贍國用給事中崔佑甫封還詔書事乃已時出內帑積物付度支計直多陳朽不售鏞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繒縑觸風斷裂軍士怨怒聚而焚之度以爲言鏞猶辯飾不已深忌度平滙之功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之出度鎮太原崔群有重望屢言時弊鏞尤不喜讒黜群爲

湖南觀察使與金吾將軍李古道合爲奸謀薦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長生中尉吐突承璀大被恩寵罇厚結之故及相位穆宗素聞其奸及即位下詔暴其罪貶崖州司戶叅軍市井相賀尋死貶所

路巖魏州冠氏人性刻礪慘害懿宗朝拜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淫樂無度委政親吏軍士幾變爲臺諫所劾貶新州刺史已而削籍流儋州籍其家行至新州詔賜死先是宦者楊玄价誣宰相楊收罪賜死驪州善收者十餘人皆流嶺表巖預有力焉復密奏三品已上賜死者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惟其禍所死處乃收賜死之榻也傳曰出乎爾反乎爾巖之謂矣

柳璨京兆華源人公綽族孫昭宗時以文得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後與蔣玄暉等爲朱全忠謀篡唐天祐二年王殷等反譖璨與何太后誓興復唐祚全忠恚其背已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爲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柳璨宜死久矣柳氏累世忠孝一旦壞于璨縉紳傷焉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宋太平興國間爲鎮州駐泊都監誣曹彬得士衆心拜樞密副使忌王顯柴禹錫位已上詬罵之曰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帝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盧多遜河內人周顯德初舉進士官至集賢殿脩撰復事宋太祖累遷叅知政事吏部侍郎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令吏報先夕閱覽及召問應答無滯同列皆伏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既得志多所忤害屢擠人于死素與趙普不協普復用

常思中之會有告多遜交通秦王者太宗怒詔數其罪下獄奪職親屬並流崖州度大庾嶺憇人家其嫗頗能言因問之則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顯爲宰相盧多遜挾私竄以死多遜中懷毒螫當犯法遠徙我畱此嶺俟其過嫗不識多遜而多遜汗流浹背倉皇避去雍熙二年死于流所詔徙其家容州

丁謂長洲人少善爲文與孫何齊名宋淳化三年以進士判饒州大中祥符初爲天書扶侍使進叅知政事獻白鹿靈芝天禧三年譖罷寇準遂代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欲用其私人林特爲樞密副使李迪執不可斥謂姦邪帝聞而兩罷之謂結內侍雷允恭復入中書未幾真宗得風疾昏不知人內侍周懷政謀傳位太子復相寇準謂以聞遂誅懷政而貶準道州司馬帝謂左右曰吾日中何不見寇準左右畏謂莫敢對帝崩遺命謂準迪可托仁宗即位謂進司徒與允恭相比周權傾中外慮準迪復起再貶之命宋庠草準制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罪之庠卒改易謂擬準崖州忽自疑語馮拯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拯唯

唯而已乃改雷州善準者悉逐正人爲之一空及謂文山陵使而允恭爲都監允恭移易皇堂謂附其議既而穿穴石盡水出宰相王魯劾謂包藏禍心與允恭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將誅謂馮拯以帝新即位不宜戮大臣駭天下耳目遂誅允恭而貶謂初謂逐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須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以罪貶謂欺帝年幼令女道士入禁中妄言禍福驚懼之事露貶司戶叅軍馮拯遂以崖州授之時宋庠猶知制誥其責詞復用

謂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誅常刑罔赦朝論快焉籍其家得四方遺賂不可勝紀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後徙光州死

曾布南豐人與兄鞏同登第官開封以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本要大率皆安石指神宗召對稱旨授太子中允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驟遷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爲安石剖析駁之持之益堅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措剋之虐以稍自異事下

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初泉州人溫益附蔡京得尚書右丞會布與京爭事帝前辭色頗厲益叱曰曾布無禮布罷去京遂爲相惠卿叅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潭州尋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後徙潤州以棄河湟責廉州司戶竟歿于潤州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任智術不矜細行初爲邠州司理叅軍以賄聞鄧綰王安石薦爲監察御史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爲郭達所劾而確希安石意雪韶已而上厭安石即疏其過以沽直舉朝畏其狡尋遷侍

御史劾罷熊本代知制誥復劾罷鄧潤甫代爲中丞嘗治太學生虞蕃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而下皆逮捕械繫使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不服者遂劾叅知政事元絳屬請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叅知政事皆以興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唾罵而確自謂得計元豐五年拜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故帝心輕之微失必罰金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自確始人

皆耻之哲宗立轉左僕射御史劉繫王岩叟連劾之論確當黜者十明年罷知陳州復徙鄧州初神宗議建儲確在列知狀自知不容於世陰與章惇邢恕蔡京合志邪謀既失勢愈怨望在安陸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譏訕於是梁燾王岩叟范禹祖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遂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死于貶所高宗卽位下詔暴群奸之罪竄其子懋于英州天下快之

章惇浦城人性敏捷多機智敢於傷善初調商洛令

王安石秉政悅其才引知制誥兼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久之擢叅知政事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與蔡確妄唱定策功駁司馬光更役法爭辯簾前語多不遜宣仁太后怒劉摯蘇轍等交劾之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欲復新法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事紹述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用群兇蔡卞林希等居要津當言路協謀報復大小諸臣無一免者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又議遣使察訪嶺南盡殺流人哲宗皆不聽甚至詆宣仁太后爲老奸擅國欲追廢爲庶人中官力爭哲宗感悟焚其奏以孟后乃宣仁所立誣以左道廢之徽宗即位惇爲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臺諫劾罷知越州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爲大逆不道貶雷州司戶叅軍初蘇轍謫雷州禁居官舍遂僦于民惇猶謂強奪下州訊治驗券乃已至是惇問舍其人曰昔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惇俯首甚愧徙睦州死紹興五年高宗謂惇罪浮四凶追貶其官錮其子孫未得仕海內稱快

蔡京仙遊人元豐末爲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與蔡確相表貪定策功欲害王珪不克司馬光執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光高其能不知其爲奸也已而臺諫劾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紹聖初遷戶部尚書時章惇復變役法議久不決京曰熙寧成法見在何以講爲顧役遂定其狡獪反復類此徽宗立京結童貫驟遷右僕射導帝修熙豐故事更鹽鈔法商旅多赴水死累轉司空時元祐諸臣貶竄徙死殆盡京猶未愜意第其罪狀首以司馬光

目曰奸黨刻石闕下徧班郡國復籍范柔中以下爲邪黨兩籍共三百九人錮其子孫五年慧星見帝以言者毀黨碑而罷京相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論京罪請誅之京下軫獄流嶺南尋進太師未幾臺諫交劾致仕御史張克公復論京不忠不軌數十事遂謫外收和二年召還京更官制遂正公相位追封其黨蔡確上安石爲王粉飾太平以蕩上心子攸儵儵孫行直大學士久之帝亦厭薄焉勒致仕宣和六年結朱勔復起目眊事決於季子條

怒爲奸利宰臣積不平兄攸亦發其罪上怒褫條職而免京相欽宗立邊事日亟京盡室南下避之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觀言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徙韶州復徙儋州道死誅其子攸脩餘子孫二十三人分竄荒徼

蔡攸京長子徽宗時舉進士藉父勢獵遷宣和殿大學士其後與父權勢相軋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握父手作於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殆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政即辭去客

竊見以問京京曰是兒欲以疾罷我耳亡何帝令京致仕季第條鍾愛於京屢請戮之帝不許攸進見無時或待曲宴短衫窄袴金抹青紅襍倡優間時京正位公相帝戲攸曰相公公相子攸應聲曰人主主人翁其佞捷類此妻宋氏出入禁掖無忌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帝馳志仙道攸首倡異說與方士林靈素競稱神怪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嘗副宦者童貫帥師取燕燕平累進太保封燕國公欽宗立奪職安置永州連徙雷州京死後御史劾攸罪浮于父

燕山之役禍及宗社奢淫不道載籍所無詔流萬安軍尋誅之

朱勛蘇州人家本賤微傭於人父冲狡儻有智遇異人獲方書遂致殷富勛始附蔡京以進奉珍異得幸歷官防禦使每歲舳舻相銜于淮號花石硎勢焰薰灼無耻于進者競趨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黜陟多出其手時謂東南小朝廷徽宗末年益親任之擢慶遠軍承宣使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徽宗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素知其惡放歸田里藉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訾之不已羈之衡州尋徙于韶州遣使誅之

黃潛善邵武人登進士歷右司郎中宣和六年東都地屢震草木變異徽宗懼欲棄燕潛善按視以無害聞遂詔天下增徭固燕驟遷潛善戶部侍郎坐事外謫靖康之難潛善入援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右相李綱知其姦將并伯彥逐之未行潛善進右僕射反譖罷綱大學士陳東論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徹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落并東

廣東通志 卷之六十八 三十一
誅之明年金人攻陝西四方盜起匿不以聞御史張
所馬伸先後論劾並坐謫尋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鄆濮陷沒宿泗大震右丞許景衡請帝避其鋒潛善
謂不足慮日聽浮屠說法俄泗州奏虜且至帝大驚
決策南渡潛善伯彥方對食得報始倉皇策馬南馳
都人爭出死者枕籍中丞張徵等論劾責置英州至
梅州死潛善嫉害忠良李綱張慤宗澤諸臣相繼貶
逐中外切齒論者以失刑爲恨

顏博文東郡人靖康末爲著作郎張邦昌受僞命僭
大號金人退後請罪博文爲作表有曰仲尼赴佛肸
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及邦昌
伏誅臺諫糾之咸死長流廣州

曹泳者秦檜黨也檜微時償人債不足泳贈以雙縑
檜深德之比秉政擢用泳累官戶部侍郎知臨安府
及檜病篤高宗幸其第視疾檜已不能言出劄懷中
乞以子熺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行問劄出何人其
家以泳對上惡其阿比濟惡奪其官爵安置新州
陳自彊閩縣人淳熙中進士初爲韓侂胄童子師侂

廣見通元 卷之六 三十一
三十一
胄秉政引爲學錄半載擢右正言御史中丞未幾叅
知政事拜右丞相阿附充位多受餽遺吳曦有異志
規求還蜀自疆獲厚賂爲言于侂胄以曦爲興州都
統制曦友人皆尤之比侂胄開邊釁陳景俊使金金
主言和好已久不宜渝盟令歸言于帝自疆戒勿言
由是用兵益決後北伐齊師侂胄伏誅自疆奪三官
永州居住再徙雷州死于廣州

蘇師旦初爲平江吏以寧宗潛邸舊人歷通顯秉節
鉞嘗爲呂祖泰所論慶元中嘗語韓侂胄謂金衰弱
可圖侂胄喜其策大見親信及大舉北伐諸將無功
金人入寇淮西郡縣皆陷侂胄始覺爲師旦所悞悔
之李壁謂侂胄曰師旦怙勢招權非謫之不足以謝
天下侂胄遂免師旦官籍其家安置韶州開禧三年
侂胄以開邊誅遂遣使馳斬師旦函首謝金人

梁成大福州人開禧中進士素苟賤亡耻爲令滿秩
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所言真德秀當擊去成大曰
吾入臺必能辨此彌遠聞之喜不數日拜監察御史
奏魏了翁雖從追竄罪大罰薄真德秀狂僭悖繆不

滅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由是德秀鑄三秩成大謂人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嗤之尋遷右正言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名賢排斥殆盡世目爲三凶五年權刑部侍郎六年彌遠死詔削成大職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劾鑄兩秩泳復疏謫泉州居住會王遂亦疏論再鑄秩徙潮州成大天資兇狠心術嶮巖賊害忠良率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客至導之使觀其無耻如此

丁大全鎮江人面藍色大類鬼備嘉熙進士爲戚里婢婿諂事內侍董宋臣輩獵遷侍御史兼侍讀丞相董槐惡其爲人嘗入對極言其奸佞不可近大全怨槐誣訐之章未下夜半調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之出城明日罷相之命始下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伏闕上書論大全奸惡而臺臣吳衍翁應弼黨大全鈐制學校貶逐宗等累遷右丞相兼樞密使開慶元年元人帥師渡江進圍鄂州大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判鎮江府中書

舍人洪芹論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愴陷害忠良濁亂朝綱遏絕言路乞奪官遠竄以謝天下臺臣連章劾之貶貴州團練使尋安置新州權直舍人院劉震孫劾大全罪惡深重宜徙海島於是遣州將畢遷護行舟過藤州擠於水而死大全嘗爲子娶婦見其艷輒自取聞鄭羽家富坐以事籍其貲入焉世謂大全貌陋心愴無異盧杞而醜行過之

賈似道台州人少落魄遊博以父涉蔭嘉興司倉會其姊爲貴妃獲遷太常丞益恃寵不檢累遷叅知政事兩淮宣撫使慶元初元兵傳檄罪宋背盟遂攻鄂州帝大懼詔似道軍漢陽援之即軍中拜相鄂城告急似道私遣宋京如元師請輸幣稱臣鄂圍遂解既而用劉整計躡其偏帥張傑後殺殿兵百七十人以大捷聞而隱和議事累遷太傅既秉政忌功脩怨惡宰相吳潛坐以事連貶循州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不閑白竝誣以侵軍需遠謫劉整懼禍遂以瀘降元度宗即位似道密令弓文德詐報元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手詔起之拜太師其挾詐要君如此及襄

陽久困似道日事淫樂若不介意每有急報必請出督而陰使臺諫疏留度宗崩元兵破鄂不得已始開府臨安然憚劉整不敢進比整死乃出師蕪湖復遣人如元師請和不許已而孫虎臣戰敗似道單舸奔揚州乃請遷都帝幸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以謝天下止削三官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惡未有如似道者不宜輕宥始徙婺州婺人聞其將至爲露布逐之御史陳文龍等連劾始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縣尉鄭虎臣監行虎臣每名斥似道令暴行烈日中經古寺有吳潛留題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慚不能對虎臣諷其自殺不從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扑殺之

曹雄鳳陽定遠人弘治中由西安左衛指揮同知歷署都督僉事鎮守陝西正德初黃緣內宦劉瑾特增設鎮西將軍印綰之驟遷左都督比虜犯延寧雄至寧夏按兵不進致總督尚書才寬沒于陣縉紳痛忿以瑾故莫敢發其罪五年瑾誅治瑾姻黨雄減死未戍海南并徙其家于海島

嚴世蕃分宜人多機智陰毒而貪嘉靖中以父少師
嵩廢歷工部侍郎嵩秉政二十年專權罔上戕害忠
良而世蕃助其焰殺沈練楊繼盛郭希顏皆世蕃謀
也世蕃挾父勢鈐制銓部黜陟皆出其門四方餽遺
殆無虛日復思爲自固計以美秩籠絡士類臺諫部
屬多結死黨無耻者競趨焉或少忤其意輒中以奇
禍尚書張經侍郎王忬皆不免縉紳重足而立充奢
淫無度奴婢紈綺者數百人至以金玉飾溺器嘗謂
所親曰吾積金業二百萬足裕十世矣人莫不嗤之

上聞世蕃橫肆口甚顧念嵩久侍幃幄不忍發方士

藍道行知

上意以告御史鄒應龍遂列其罪劾之

上以嵩縱子肆惡大負恩眷即勒致仕而下世蕃于
獄謫戍雷州既而潛歸鳩工治第袁州推官郭諫臣
入謁諸奴循習故態偃蹇不恭諫臣銜之遂以世蕃
聚衆謀亂上變御史林潤以聞詔逮世蕃及其黨署
丞羅文龍赴京誅之籍其家縉紳稱快

論曰古之帝王褒德錄能而渾敦窮奇之屬必投
四裔以禦魍魎者非以示懲耶然斧鉞徙謫惟懲

廣東通志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三百四十五
一時非假琅管綴青編何以警奸諛于億萬禩也
是以負罪竄粵者危宗社則書賊仁賢則書流毒
蒼生則書若盧杞若蔡京若賈似道釀禍悞國其
惡之首罪之魁乎王弘義周利貞之慘酷皇甫鏗
白志貞之苛斂蔡確章惇之傾危皆足以開釁而
覆邦家者吾又安能末減之也當其手握太阿都
豐擅羨自謂富貴無窮慶流後裔曾不旋踵惡彰
罪著隕身海隅爲殊域之鬼抑何愚哉彼悞淫越
軌以身嘗法者即移郊移遂吾無暇責焉

貪酷

朱符會稽人漢獻帝建安中交州徙治南海符至州
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害百姓疆賦
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竝出攻州
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後爲夷賊所殺

張津南陽人代朱符爲交州牧狼戾慘酷與荊州牧
劉表爲隙兵弱敵強歲輒興軍諸將厭患由是去留
自在不用津命津乃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
絳帕頭鼓琴燒香讀妖書謂以助兵南夷殺之

庾蘊潁川人晉司空冰之子也冰嘗督交廣諸軍蘊少浮躁有才以父兄故累至貴顯遷廣州刺史假節抵鎮貪鄙無度使工爲象牙細算計日考朴工不勝其苦廣民患之後以兄希盜北府軍資爲大司馬桓溫所忌蘊將得罪遂於廣州飲鴆而死初郭璞占云墓碑生金庾氏亡至是蘊家墓碑果生金而兄弟果戮嗚呼貪夫徇財乃菑于身凶于家如此哉

王琰晉太元十年爲廣州刺史性貪殘僧法存有八尺餘毘及沉亦板床琰子劭求之不得琰誣以罪殺而籍焉世比之寇次一

孔默之宋元嘉中中尚書左丞遷廣州刺史齷貨無厭徵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獲免後其子散騎侍郎與左衛將軍范曄同謀反欲立義康事覺族誅人謂天道不爽云

韋朗元嘉中爲廣州刺史性貪婪贓賄鉅萬鏤銀碗至百二十荆屐至六七千御史中丞劉禎劾之詔奪職放歸

劉道錫彭城呂人雄猛而貪元嘉二十一年爲少府

以賂典選庾仲文得遷廣州刺史至鎮遺仲文檀車仲文常乘焉人皆醜之二十七年坐貪縱無度與尼同車手杖治中荀齊文垂死爲有司所糾值赦明年復以餘贓收下廷尉病死

趙訥隋開皇中爲廣州總管貪酷不道諸俚多亡叛時譙國夫人冼氏督高涼諸州兵馬開幕府置官屬得便宜行事於是遣長史張融陳安撫之宜併劾訥罪狀上遣使窮究贓賄竟置于法

蕭昌者南蘭陵人梁主衍族弟也天監六年以輔國將軍刺廣州爲政明悟然性好酒每醉輒徑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尤爲無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其後蕭氏子弟多刺吾廣如河東王譽輩皆暴虐云

党仁弘嘗從唐高祖入關有功歷官廣州都督賊私鉅萬當誅帝念前功曲宥之謂廷臣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今私仁弘是亂法自朕上負於天慙惶無地欲席藁南郊三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群臣

以爲自貶大過頓首固請於是譖罪已黜仁弘爲庶人長流欽州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郢人也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莫敢仰視或察吏姦賊內劫盜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民

蕭齡之南蘭陵人齊高帝五世孫真觀中爲廣州都督貪鄙無賴以賂之重輕爲賞罰措剋所及雖鰥寡不免也遷華州刺史以去廣民動色相賀後以受贓事發詔群臣議其罪皆請戮于朝堂以勵貪私御史大夫唐臨以議貴爲言得免死流嶺南

萬國俊洛陽人少譎異儉詐垂拱中爲司刑判官與來俊臣同按制獄以羅織爲能所屠覆宗室朝貴不可勝紀長壽二年補闕李秦奏大臣放流者數萬恐爲社稷憂會有人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

乃遣國俊攝監察御史往按之反狀得實者斬決以聞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幽於別所矯詔令自盡並號哭稱冤不服國俊乃驅之水濱盡殺之三百餘人一時并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復奏諸郡流人多生怨望宜窮治武后然其奏擢國俊侍御史於是遣劉光業王德壽等六人並攝御史往南徼諸郡鞠諸遷謫者殺四千餘人既而武后知誅殺過當慮天下議已復遣使安撫赦其存者乃甲國俊等違命擅殺殘忍不道貶于遠州多見鬼物爲祟亡何皆死貶所

周利貞中宗神龍初爲侍御史交結權倖敬暉張柬之崔玄暉杜彥範袁恕已五王皆鄙其爲人出爲嘉州司馬及暉等被誣竄逐遠州武三思欲矯制殺之用崔湜謀以利貞素怨五王令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卒遇彥範於貴州縛縶於竹槎之上肉盡骨露乃杖死獲暉而殺之逼恕已飲冷葛汁數升不死毒發殊苦掬地瓜果皆盡仍捶殺之五王死而三思勢傾中外矣利貞還擢御史中丞遷廣州都督復承湜旨謀殺劉幽求桂州都督王賔留不

廣東通志 卷之六十八 三十一
三百三十一
遣未幾湜以黨太平公主謀逆賜死幽求拜相利貞
坐貶尋伏誅時論快之

鍾思廉唐開元初爲雷州司馬淫刑無度士民咨怨
大計以酷黜輿論快之

彭杲天寶五年爲南海太守前守劉巨鱗以墨誅杲
繼其任不戒履轍贖貨益甚爲有司所糾籍其家流
湊溪郡而死

羅希奭洛陽人天寶初爲御史臺主簿持法深刻李
林甫引與吉溫治獄累遷侍御史李邕李適之楊慎
矜等獄皆希奭與溫鍛煉成之時稱羅鉗吉網狀其
刻也天寶六年奉使嶺南殺遷謫者極其慘酷既而
以宇文審代之活者甚衆尋遷刑部郎中林甫死出
爲始安太守會其黨吉溫張博濟輩貶流嶺外皆止
始安希奭多令假攝爲有司所糾楊國忠遣司直蔣
沈往按之下詔切責杖死于州門外海內快之

吳武陵澧州人唐文宗時爲韶州刺史贓私狼籍有
司劾之貶死潘州其兄子湘爲江都尉亦以貪墨伏
法一門穢德爲士林所鄙

鄭權長慶中爲工部尚書家多姬妾祿不能贍乃賂
宦者王守澄求節鎮得嶺南節度使至鎮淫刑峻法
倍聚貨財民甚苦之亡何死于官

胡証寶慶中爲嶺南節度使倍斂鉅萬百姓嗟怨還
京師廣治田宅服用豪侈士論鄙之甘露之變禁兵
利其財競趨証家子殷被殺

蔡京懿宗時爲左庶子性貪害多詐宰相以爲吏才
擢嶺南西道節度使至鎮暴斂無忌竟峻條令用炮
熏剝斮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詔作攻討

使印召鄉兵北道軍攻邕州不克

汪伯彥字廷俊徽州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至直學
士陰柔狡獪敢爲異行居之不疑高宗爲康王時與
伯彥有舊時金人逼二帝北行伯彥首議通和建炎
改元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與黃潛善在相
位皆顯權自恣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矣之
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尋落職紹興初詔以舊職奉祠
尋知廣州廣人聞其惡未至皆不寒而栗及至爲小
惠以自媚於人已而肆暴取昧以通朝臣時復矯飭

以掩其迹四年褫職而去其後引用門人秦檜終成和議宋迄於不振貪夫憮人其可畏如此

丘迪嘉淳佑中以廣東南路轉運使攝知廣州性酷害每假以討賊爲名多殘良民而奪其貲或折手足以徇所害亡慮數百家冤號盈路已而廣帥趙汝暨至迪嘉縮印猶忍不肯授士大夫作苦秋熱引刺之亡何暴聲一聞免爲庶人遐邇快之

劉允洪武中爲廣東布政司叅議奸貪不道十八年爲臺臣所劾逮赴京師棄市

黃翰者松江華亭人登進士以詞翰見稱于時正統末廣東按察使郭智以不法去任翰來代之翰天性嚴鷙視智所爲益甚每受民一詞百計入其罪民苦其害叅議楊信民上疏發翰奸詞連僉事韋廣有詔俱就逮下獄翰之行也廣民爭以瓦石擲其舟云旣至法司鞠得實翰坐除名

高橙莆田人成化中知廣州府性豪侈當暑日易一紗衣烹茗觀不再用用必覆以紗飲畢棄去製燭大如臂使童子端立拱持燭微搖輒朴之不勝其苦閱

獄牒恒以意出入不服則鎖之石闌曰汝與石言石釋汝則吾釋汝矣民苦暑雨所侵咸屈服由是吏緣爲奸漬杖以馬洩令重而毒嬰之無不潰破者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廉知其酷至廣州令其下曰今日有官當杖杖輕則以軍法從事咸唯唯及楹入英震怒責而杖之楹抗聲起曰楹叨二千石何事見杖英曰廣民何罪而令與石言乎吾杖民蠹安問二千石也啓其裳袴皆鮮紗英嘆曰廣民脂膏盡矣楹強起不可竟重杖之市巷無不稱快楹慚見士民且知不免遂告老去

彭惟方安福人進士弘治五年知揭陽以貪酷敗死潮州其後饒平有毛崇惠來有張寵大埔有胡雲並以貪著

胡崇德餘姚人嘉靖戊戌知順德縣崇德性貪殘以鷹擊爲治部民相仇賂令闔門殺之即闔門捕治斃之杖下無遺類乃已邑有中官家最橫號二虎九龍仇家厚賂崇德一日而殺其兄弟九人邑中畏之不寒而栗居三年所殺無辜數百人嘗試童子訊校畢

廣通志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具有童子文不可意輒杖殺之家人訟冤御史王德
溢捕治崇德邑吳謹呼載道爭以敗卵襍不潔投之
崇德不得前乃以女車潛赴治所德溢下崇德獄擬
論死會代去代者持之不力其鄉人爲緩頰得出獄
聽理遂從廣亡命後崇德歸與同邑孫氏聞孫氏令
豪奴按而沒之江度厭飲乃出如是者三崇德竟憤
恚而死其家欲上書訟孫氏曰吾何惜一奴而不炮
炙汝懼乃止順德民間之貴酒相慶甚德孫氏
陳大雅長洲人嘉靖丁巳以貢士知順德縣貪淫無

度效前酷吏胡崇德爲毒板奴隸答人以輕重而均
其賄聞鹿門李氏富自爲書取金城寺僧許之僧謝
無有大雅令其爰書得書則曰此誰書而得相比遂
捕治李氏獻百金乃免所漁富民不可勝計邑有官
池大雅徙官費縣臨池朶頤曰幾失是竭之乃去其
貪鄙如此甫至費費人聞其風踵足待禍會順德黎
天啓倅交州嘆曰奈何移困順德者困費乎亟白部
使者遂斥去費人喜曰吾屬免虎狼黎公之賜也斂
錢祈佛以報天啓云後俞思誠馬平知順德亦以貪酷

著嘗假軍興加斂前後輒沒千餘金隆慶改元 詔書免出租十之三思誠不奉詔多征賦入已其縱恣類此民被誣人命者索賄不得輒嚴刑令自誣服御史王同道捕治之論死會有力者爲之緩頰得削籍去

張樞閩縣人嘉靖庚申知靈山多雷非命至死一日病狂見鬼來索命脫衣謔語欲自殺縣丞抹之有蝙蝠齧其喉遂走還樞是日死蝙蝠遂不見人以爲冤魂云

王廷卿初以舉人宰邑左遷歷藩司都事增城令王良心徵入爲御史廷卿營署增城事以酷烈濟其墨石灘民有婢外私自縊者仇家誣其主姦而殺之廷卿廉知其富故坐以死婢父爲白誣廷卿拷之立斃需賂五百金又民 怒其子不順鳴之官冀得薄治已且告悔而廷卿猶覩得賕錮之不勝箠賴新令徐震適至得不死廷卿所聽訟主入無出所誅引無不窮治者以門阜爲舟楫後事敗御史捕廷卿治以鄉人庇得宵遁御史仍檄原籍捕之詭死以免而諸

用事者悉遠戍

論曰余讀史遷傳酷吏曰雖慘酷斯稱其位甚哉其隱而傷之也胡不少溺乃言稱哉夫吏惟在弭盜安民其弊也至有不苦盜而苦吏蒼鷹乳虎悍然民上吏亦盜耳以爲盡力無私是盜有寵也何用衣繡持符以誅所不勝然猶有曰廉者足以爲儀表乃輒近率用以濟其墨故破人之產滅人之孤一夫坐事百命啣冤以爲有寵之盜憐於戈鋌而濫於行劫也因本州諸志述漢唐以來

大肆貪酷者若干人後多不得其死焉夫天道好還遲速不爽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卒可不畏哉至如順德劉綱陳熊東莞李節謙楊溱夏垣又如惠州之李畿嗣連州之成相清遠之秦邦仁王學承不盡錄也雖欲彰之吾烏得而彰之嗟嗟法網不及天道及焉民有口而史有筆孰謂斧鉞可逃哉

至咬訛燕隆縣刺頭東蒙李南燕長壽王口
還戰表不爽詰曰千人西訃無函而卒口不男姑
大報貪譖亦我平人解公亦不替其空自天首沙

安南國西界滇徼老撾東北接東西兩粵南盡海墘
帶占城故百越之地古稱交趾南交周世室三譯來
朝有越裳氏秦置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
趾部刺史治羸樓頌交趾日南九真與諸郡同光武
中錫光守交趾任延守九真始教民耕種冠履漸立
學校馬援討徵側徵貳平益調立城郭置井邑表銅
柱鎮焉建安中改為交州吳徙治龍編合浦九真
日南四郡孫皓增置始昌武平九德三郡晉因之宋

番夷

安南國西界滇徼老撾東北接東西兩粵南盡海墘
帶占城故百越之地古稱交趾南交周世室三譯來
朝有越裳氏秦置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
趾部刺史治羸樓頌交趾日南九真與諸郡同光武
中錫光守交趾任延守九真始教民耕種冠履漸立
學校馬援討徵側徵貳平益調立城郭置井邑表銅
柱鎮焉建安中改為交州吳徙治龍編合浦九真
日南四郡孫皓增置始昌武平九德三郡晉因之宋

增郡一曰宋平梁陳並置交州都督府隋改總管唐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有州十二

交趾郡為交州

分武峩州粵州芝州九真郡為愛州分福祿州長州日南郡為驩州分峰州陸州湯州又置龐州後

屬嶺南西道咸通三年南詔蠻叛陷安南經畧使蔡

襲死之帥護高駢擊斬蠻帥段酋遷等三萬級事平

改府為海軍授駢節度使後專據於土豪曲頤傳

子承美送款於梁得節鎮劉隱遣將李克鄺執之并

其地未幾驩州將楊廷藝有異志攻逐交州刺史李

進進牙將皎公羨殺廷藝藝故將吳權殺公羨遂據

交州傳子昌岌卒弟昌濬昌文以次立昌文卒其弟

佐呂處坪與峰州刺史喬知祐爭構亂驩州牙將丁

部頥與其子璉率兵擊敗處坪衆推為交州帥號大

勝王三年遜位與璉劉鋹授璉節度開寶六年歸宋

授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八年再貢詔褒其父部頥封

交趾郡王太平興國初璉卒弟璿幼嗣位大將黎桓

遷而幽諸別第仍用璿表求封不報命將孫全興等

分道進討時水路兵馬部署劉澄賈湜等自廣州路

入至白藤江連破之頓兵花步桓詐降以誘前軍轉

運侯仁寶遇害贈工部侍郎澄病死論誅全興等有
差兵罷桓復以璿表謝罪繼遣使以璿讓表來上太
宗猶慎與之第許以副署雍熙二年以桓連歲入貢
表求正領節鎮始制授節度使封京兆郡侯淳化四
年進封交趾郡王景德初特封南平王遣子明提入
貢授驩州刺史三年桓卒中子龍鉞立兄龍全劫庫
而遁弟龍廷殺龍鉞兄明護率扶闡砦兵攻戰其酋
黃慶集等歎廉州請兵知廣州凌震以聞朝議以幸
亂伐喪不可第令安撫使邵晔詒書諭以威德明護

懼即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願效職
貢晔以聞令削僞官許其貢封如前賜名至忠授印
給旌節大中祥符二年遣使入朝表求邕州互市以
舊制諭止之龍廷喜苛虐國人不附爲大校李公蘊
所逐並殺明提明昶等自稱留後奉貢議以蠻俗不
足深責即用桓故事封之四年祀汾陰后土復遣貢
禮成加恩同平章事七年秋狄獠張皐漢等避罪來
奔至如洪砦都巡檢臧嗣命犒以牢酒交人急捕狄
獠遂犯砦鹵獲甚衆詔轉運使督公蘊追索仍禁疆

吏勿輕納蠻獠損政體繼貢方物天禧初進封南平王遣使將命至境賜噐幣襲衣金帶鞍馬仁宗即位兩遣使來貢既而命其子弟及婿申承貴內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捕之未幾卒子德政嗣稱權知留後隨授以郡王天聖元年遣使來謝明道元年恭謝加同平章事寶元元年封南平王累貢不絕皇祐二年其蘇茂州韋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為邕州誘入居內地德政表求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戶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欲率兵二萬由水路入助王師朝廷優其賜而卻其兵至和二年其子曰尊告哀贈德政侍中南越王賻資甚厚尋封日尊交趾郡王嘉祐四年寇欽州五年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討捕靖遣謀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趾日尊上表待罪罷兵八年遣貢馴象治平初知桂州陸說言交州來求儂宗旦日新温悶峒等地帝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具以對韓琦曰交州山路險僻多瘴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即位進封日尊南平王二年表言占城不貢帥兵虜其

王俄自稱大越皇帝尊公蘊為太祖改元寶象又改
 神武日尊卒子乾德嗣封交趾郡王連歲寇欽廉諸
 州詔招討使郭達討之破峽里隘至富良江殺其王
 子洪真乾德懼遣使詣軍門降願還所侵州縣遂班

師先是知桂州劉彞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大治
 戈船過絕表疏乾德內寇及降願歸欽廉邕三州
 官吏千人久之纔送民丁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
 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
 刺左手曰官客載以舟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
 一二十里即止而偽置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給
 示以海道遠也元豐初表乞予所奪州縣不許已而戍守者
 被惟瘴霧多病沒朝廷知其無用悉以四州一縣還

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趾有也六年以追
 儂智會為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
 理順安歸化境界詔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
 峒予乾德哲宗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
 不許後遣使人貢進封南平王徽宗大觀中詔以交
 人自熙寧以來歲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紹興二年
 乾德卒子陽煥嗣八年陽煥卒子天祚嗣乾德有側
 室子奔大理變姓名為趙智之自稱平王聞陽煥死
 大理遣歸欲與天祚爭立求入貢假宋兵納之高宗

不許孝宗自即位屢却安南貢使九年復遣使求入
 貢帝嘉其誠許之淳熙二年賜安南國印三年賜安
 南國曆日天祚卒明年子龍翰嗣五年貢方物光宗
 即位奉表貢賀嘉定五年龍翰卒子吳昂襲封以謝
 表不至遂輟加恩吳昂卒女昭聖主國事紹定二年
 昭聖避位于夫陳日熨李氏國絕凡八傳二百二十
 餘年其名曰日熨
乾曰陽曰天曰龍曰吳皆僭
 上之意然貢獻頗恭順云淳祐二年日熨始來請
 命寶祐五年賜諭詔及噐幣香茗六年詔安南情狀
 叵測申飭邊備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授日熨檢校

太師安南國大王男威晃檢校太尉安南國王咸淳
 中父子累加恩焉威晃一名光昺元世祖既平雲南
 遣師取廣西光昺上表貢中統二年封安南國王至
 元四年卒子曰烜不請命自立世祖遣人召之入覲
 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令其叔遺愛代世祖怒封遺
 愛為王遣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弗納遺愛懼逃去
 二十一年七月命鎮南王脫懽征占城安南遣其興
 道王先屯險要以備十一月師至分六道以進興道
 復以兵扼於萬劫江進擊敗之二十二年正月興道

復與元部將烏馬兒戰大敗進次富良江日烜率舟師拒戰不勝師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日烜走海港脫權命李恒追襲敗之會暑雨疾作欲還思明州命唆都等先行安南以銳兵來追唆都戰死恒衛鎮南王爲後殿左膝中藥矢至思明毒發恒卒二十三年二月日烜第益稷來歸立爲安南國王近親陳秀岐封輔義公餘爵賞有差二十四年正月置征交趾行尚書省以奧魯赤爲平章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大發蒙古漢券諸軍命張文虎等由海道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撫陳仲達等出兵船以從雲南省右丞愛魯赤引兵出次交趾木兀門安南將昭文王以四萬兵拒守愛魯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脫權次思明遣程鵬飛奧魯赤等分道前破敵至界河交人拒守如堵皆擊破之其海道自玉門山至安邦日遇其舟師十七戰皆捷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薄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遁入海二十五年正月師出天長海口謀求日烜不得引兵還交趾城分將破其諸寨二月脫權兵還萬劫遣

烏馬兒樊楫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先是文虎次雲屯猝遇敵舟擊之衆寡不敵遂沉未於海趨瓊州餘船多漂還瓊士卒與船糧亡者十一諸將議以糧不至乃還諜聞日烜及其子分兵二十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以遏歸師脫懽由單巴縣趨孟州間道至思明命愛魯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兵北還日烜隨遣使奉表範金人代已謝罪繼復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焜卒日燁遣使入貢詔諭來朝不從又議征之會兵湖廣行省欲命大王益吉烈解平章劉金授爲都護益穆與焉會世祖殂成宗命罷兵日燁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願爲藩臣自是貢獻不絕後封安南王至大四年世子日燁遣使來朝尋入寇廣西詔湖廣行省發兵討之泰定三年世子日燁貢至順三年世子日燁復貢使至皆不稱王 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冬十二月遣漢陽知府易濟以大命新集詔諭安南二年日燁令陪臣同時敏等首上表款貢請封遣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燁爲安南國王賜大統曆駝紐塗金印四綺幣副之戒後世毋伐

其國會日燿卒姪日燧嗣三年夏五月陪臣杜舜卿等來告哀請封。上自製祭文遣編脩王濂往弔祭考功主事林唐臣往頒封前使者護印及賜物並予之秋八月至境日燧與臣庶郊迎綵輿奉御製文迎入別設日燿靈位使者南面布宣之日燧率群臣再拜俯伏以聽翌日林唐臣等授詔即日燧復率群臣北面跪受交人向以長揖爲敬至是始稽首頓首成禮云四年春二月陪臣阮汝亮隨汝寧及唐臣等入謝貢方物五年二月其從伯陳叔明遣阮汝霖來貢馴象禮部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日燧今稱叔明何故函白尚書詰汝霖具言叔明逼日燧死奪其位竊懼天討故以貢覘意上曰島夷何狡猶如此卻之七年三月叔明上表謝罪兼脩貢求封詔且以前王印視國事尋遣正大夫阮時中謝恩并貢方物請老以弟熾代許之八年六月熾遣使請貢期詔以二年一貢著爲令熾卒弟煒嗣時叔明尚柄國事數與占城構兵十二年冬十二月煒入貢因詔戒諭叔明與占城平次年叔明再貢諭如前二十一年

十二月庚午國相黎季犛幽煒於城外大陽坊弒之
立叔明子日焜二十九年日焜以叔明卒來告哀

上以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主不義罷弔祭令禮臣
咨其國知之三十年二月遣行人陳誠呂讓往諭日

焜以丘温如熬慶遠淵脫五縣侵地還思明日焜不
聽誠等慮謀者失辭復手書示意不從或謂日焜拒

命當討 上曰夷狄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
必取禍姑待之而已三十二年革除建文元年黎季犛日

焜立其長子顛弒之權立其幼子窶尋復弒之大殺
陳氏宗族奪其國陳氏共十二世一百七十年自謂舜裔胡公滿

之後更姓名曰胡一元子黎蒼更曰胡查國號入虞
季犛僭稱太上皇查為大虞皇帝改元元聖永樂元

年遣使賀即位言日燿世絕臣以陳氏甥為衆所推
權理國事乞賜封事下禮臣以為遠夷荒忽難信遣

行人楊渤往兼祭之閏十一月查使人隨渤入朝兼
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言陳已無後查實其外孫衆誠

推立旋遣禮部郎中夏止善封查安南國王二年八
月陳氏舊陪臣裴伯耆潛詣京師奏季犛父子弒主

篡位乞復立陳氏後有項老樞官慰刁線及令日烜
孫陳天平入奏。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
廩餼冬十二月安南賀元旦使來。上命禮臣出天
平示之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
亦引大義責使者皆惶恐不能對三年正月遣御史
李琦行人王樞往責查不道尋遣阮景真隨琦入謝
罪請迎還天平以君事之上慮其辭譎使行人聶聰
再諭果誠心迎事當建爾上公封之大郡傳世無窮
查即遣景真隨聰還奏謹如命聰亦力言查無它賜
上因許之勅廣西總兵韓觀選兵五千屬左右副將
軍黃中呂毅俟天平至護行會大理卿薛嵩謫廣西
中講俱往四年五月至丘温查遣陪臣黃晦卿前迎
具餼上牛酒犒師衆見天平皆拜舞蹈躍中訝查不
至曰非敢後也屬有微疾約迎謁於嘉林中亟遣晦
卿馳還促查騎隨覘之迎者趾錯于道無他也遂不
慮其詐入隘留關度鷄陵將至芹站道險隘伏發前
後鼓譟動山谷刼天平格殺之嵩亦自經死中等欲
整兵奮擊已橋斷不得前惟見賊帥遙拜爲好語謝

我師而去夏四月報聞 上大怒決意正其罪勅西平侯沐晟選調川兵七萬成都三護衛兵五千豫計軍儲以待令戶部轉粟二十萬石往廣西復勅韓觀與大理卿陳洽共計議兵食徵中等還坐失律姑貸死立贖秋七月朔祭告嶽鎮海瀆之神命成國公朱能爲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叅將以兵部尚書劉儁贊理軍務分署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驃騎五將軍佐之遣李彬以印勅馳授沐晟就雲南發兵俟朱能西師入合勢討賊能啓行車駕臨祭大江諸神祭畢饗將士臨江送之至龍州能病卒張輔權率而前發憑祥度坡壘關令韓觀軍關下督運餉脩道伐木繕治諸橋梁出遊兵偵邏時隘留鷄陵二關賊衆各三萬餘扼險力拒輔遣鷹揚呂毅引銳卒攻破隘留分兵守之傳檄數李犛父子二十大罪求陳氏後繼遣驃騎朱榮破鷄陵前四十里謀報芹站有伏兵呂毅黃中大搜捕之遁去遂趣昌江市造浮橋置堡以守鷹揚方政遊擊王恕等前偵探直抵富良江北

嘉林境中我大軍遂自芹站以西由間道入至北江府新福縣謀知左副將軍沐晟兵至白鶴並遣將會

師繼得降者言賊恃東西都及富良三江之固

宣江洮江

施衆號七百萬我師益於江北岸築城樹柵連亘九里餘戒備之賊聞不敢渡江遂自嘉福移營於三帶

州箇招市江口造舟圖進討會朱能討至上勅輔

總兵益發兩廣江浙荆閩兵八萬從征十二月晟奪宣江水上軍遂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分壘輔亦遣

陳旭往攻洮江同造浮橋議於上流濟師先遣朱榮

以馬步軍於下流十八里治舟筏益張疑兵爲必濟

狀以誘之賊果爭渡江登岸奪舟筏我兵奮擊大破

之於嘉林江北留都督高士文督舟師於招市與朱

榮兵接輔晟率大軍直至多邦城下沙灘爲營輔攻

西南晟攻東南賊城外塹重濠濠外坎地以陷人馬

濠坎中皆置竹刺如蝟守具甚設迺下令懸重賞以

厲將校距欲襲之處里許約以夜乘城明火撾吹銅

角爲號至四鼓黃中等銜枚昇攻具過濠傳雲梯於

西南城下蔡福陳忠先登拔刀大斫賊火舉銅角齊

廣東通志 卷之六十九 十三 三百六十五
鳴軍士繼登勇益倍賊驚急矢石皆不得發群躍下
城散走旋於城內驅象陣接戰朱廣以盡獅蒙馬羅
文以神機銃矢翼而前象見獅股慄且重傷皆退走
突城衆潰亂追至傘圓山相蹈籍及被殺死者不可
勝計遂循富良江南下搗東都賊棄城遁按兵城東
南撫納降者日以萬計皆給榜諭使復業李彬陳旭
長驅向西都賊焚宮室倉庫逃入海餘依天健山間
出生厥河潭舍江以撓我師皆屢敗之宣江洮江諸
州縣皆降五年正月朔輔部將王友晟部將柳琮合
軍濟往江襲破壽江柵轉攻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
萬七千餘級獲賊團副丁部曲斬之餘黨潰散遣南
策州降人隊正陳封擊賊帥胡杜杜聚船於盤灘江
封敗之走悶海口獲其船進次木凡江晟與李彬亦
率步騎戰舟由富良進次魯江賊結五百艘拒敵輔
等水陸並進賊舟膠淺柳升麾兵擊之大敗殺賊帥
阮仁子等斬首萬餘擒賊帥百餘人皆斬之三月甲
子南策州降人莫遂同北江安越諸府縣耆民尹沛
等千百人詣軍門言陳氏今無可繼願復古郡縣齒

諸編氓馳奏上之繼追敗賊黨於膠水縣之悶海口
地下濕不可以軍遂卻還至鹹子關以誘賊兼築堡
令柳升護守賊果入富良江連檣十餘里又出精銳
陸兵數萬來挑戰我軍兩岸夾攻賊操海舟橫截江
中用划船載木樹柵以拒輔乘其柵未備督將士力
戰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擒其工部尚書阮
宗周殺其將胡射等數萬人江水爲赤復追至黃江
悶海口獲舟無筭五月己未追至興史海門涇鵲淺
時久晴季犛父子走匿數小舟皆涸遂棄舟遁我舟
至大雨漲數尺衆大喜曰天贊王師矣至茶龍步騎
舟師大集得其降大尹阮謹言黎賊走又安命柳升
督舟師前進輔晟循舉厥江追至日南州之奇羅海
口升連勝得五百艘輔等繼之出奇羅賊因敗永定
衛卒王柴胡等七人擒季犛復於海口山中獲黎澄
乙丑土人武如卿等於永益海口高望山獲黎蒼及
黎芮并獲其王黎激與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安南
平置交趾三司以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尚書黃
福兼掌布按二司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叅政王平

為左右布政使改陳洽吏部侍郎遣郎中張宗周以
 官告二千付洽與輔晟劉儁等量材注受置交州北
 江諒山諒江三江大原宣化奉化清化順化建平建
 昌新安新平鎮蠻又安升華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
 五十四縣衛十所十三市舶一獨廣源餘黨未靖都
 督高士文戰死其部將追賊至七源州都指揮程瑒
 繼滅之而還九月令柳升馳露布獻俘京師凡用兵
 八十萬拓四封之地四千五百六十里張輔上地圖
東西一千七
百六十里南北
二千八百里輔還論功封賞有差六年八月三司

上言交趾餘黨簡定反定故陳氏校官征黎賊時已
 降俄同陳希葛叛去與鄧悉阮師等往來又安化州
 山中治械招黨聞大軍還遂推定為主僭號紀元興
 慶出攻盤灘鹹子關寇交趾近城我軍屢出無功
 上令發兵四萬復命黔國沐晟出雲南討之劉儁仍
 贊軍務十二月戰于生厥河敗績呂毅劉儁叅政劉
 昱都指揮柳琮皆死之復命英國張輔總師清遠王
 友副之益發兵四萬七千往會晟五月阮師等推簡
 定為上皇別立陳季擴為皇紀元重光輔至營於北

江府請就覽山取材造舟用舟師進討六月至慈廉州攻渴門粉社營柵皆破之七月攻阮世每於鹹子關衆二萬餘營於對岸又於江中列船六百餘艘樹椿東南岸爲衛會西北風急用火攻划船戰船齊進矢發如雨斬首二千餘級得船四百餘艘擒其監門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進遇賊黨鄧景真等戈船追斬幾盡至太平海口遙見三百餘艘泊海州南岸亟遣方政往檣之賊分其舟之半迎敵我軍鼓譟直前與聯艘接戰甚力賊大敗冬十月李擴使段自始致

書自稱前王孫求封輔曰吾受命惟賊是求安知其他斬自始麾朱榮蔡福以步騎前行輔率舟師繼之由黃江阿江至福城轉入神投海口所至賊皆樹椿築木石以扼我師且使人拔去之行十日餘至清化水陸之師畢會簡定遁欲趨天關聚衆死戰晟率兵自磊江南趨巨勒爲一軍朱榮羅文以舟師從磊江上牛鼻關爲一軍輔率朱廣陳懷以步騎從磊江趨地冊爲一軍比至天關簡定從東黃走多林我軍追至美良縣吉利冊定勢窮匿民家棄馬及印入山潛

伏圍之生獲定及其僞將相陳希葛阮汝礪阮宴等
時阮師檜亦聚衆二萬餘據東潮州之宜陽社僭稱
王數出寇黃江大全詣海口以應簡定八年春正月
輔移師圍宜陽大敗之築京觀輔召還以簡定等獻
俘而請以雲陽伯陳旭副黔國軍以備季擴從之五
月沐晟追賊於虞江季擴棄柵走至靈長海口斬首
三千餘級擒其神龍將軍黎弄季擴請降以爲交趾
布政使是時都督江浩遇鄧景異等於魯江戰不利
廣東都指揮孫全戰敗於爭江死之九年正月復命
張輔爲總兵與沐晟會勦叛寇益發兵二萬四千隨
征輔至南寧奏季擴阮師等逆狀請討晟將步騎輔
率舟師秋七月至月常江賊設伏於山之右列船三
百餘艘江中樹椿江口兩岸置柵延袤二三百里令
阮師等前索戰朱廣督划船拔椿輔率方政等以步
騎斷其伏兵水陸夾擊人敗師等繼遇別部賊帥黎
蓋范慷等合衆五千餘麾兵擊之蓋中流矢死梟其
首賊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走莽澤中與范慷等相繼
就擒命韓觀爲總兵鎮守交趾欽廉二州轉粟萬

石俟彼道無梗即運以濟師十年八月賊舟出神投
海外分爲三拒氣銳甚會北風急方政等直衝其中
堅艦舟急擊刀槊火器迅發賊卻走復追躡之與鈞
連死戰自卯至巳賊大將陳磊等四十人被重傷及
從賊千餘皆斬以徇械其龍虎將軍鄧汝戲等三十
七人至京師十月搜捕至惡江賊少保潘季祐匿可
雷山遣子僚及吳噉等請降輔承制授季祐按察副
使掌乂安府事招撫軍民自是降者相繼十二月輔
晟軍至順州阮師等屯愛子江設伏前據昆傳山分
三隊各列象陣輔策馬率衆先薄左隊衝入引擎中
堅弓射象奴仆之再中象鼻象退走蹂賊陣亂指揮
楊鴻引強弓繼射之兩隊敗朱廣獨當右隊鏖戰輔
調指揮薛聚益之賊大敗追至愛母江相次送款至
叱黃莊賊帥胡同降追鄧景異等至羅蒙江皆懸厓
側徑捫蘿可上輔舍騎而進方政等將士皆步從至
叱蒲捺賊遁大索不知所之行二十餘里遙聞更鼓
聲已四鼓矣衆銜枚趨至叱蒲幹用江北黎明賊據
高立寨遂渡江圍而攻之景異連被飛矢傷其脇與

鄧鎔鄧統黎蟾等俱擒謀知阮師走暹蠻搜捕諸山
箐中僅獲師及李擴家屬師等困急走依南靈州土
官阮茶彙會薛聚舟師奄至獲之斬茶彙以徇都指
揮師祐追捕李擴於安竹排山旋走入老樹祐進克
其三關至金陵咽蠻人散走棄李擴及其妻妾於蒙
開南麼之地官軍生繫以歸縛間復竊舟走入海鎮
夷衛指揮李鑑等追獲於多魚海口賊黨悉平閏九
月留軍五千屬都指揮朱輝廖春防守輔晟等還朝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復鎮交趾十月輔至叛黨陳
月湖糾合清化磊江蠻作亂號月湖王輔進剿至天
關鎮赤土縣獲月湖其黨郭元慶等相繼伏誅十四
年十一月驛召張輔還十五年二月命李彬總兵鎮
交趾留兵部尚書陳洽贊軍務是歲賊黨阮貞起陸
那黎核聚衆千餘僭號起順州楊進江據北畫上官
段公丁陳思齊與順州賊戰死之彬命朱廣將兵擊
貞等以次平十六年正月清化府俄樂縣土巡檢黎
利叛利從李擴授金吾將軍後降爲土巡檢心缺缺
思亂至是僭稱平定大王以弟石爲相國段奔爲都

督聚衆范柳范晏等肆劫掠朱廣率兵與戰斬首六百餘級擒范晏等百餘人利遁去彬請戮晏等以徇先是給事中馮貴奏賦安南金珠擢貴叅政繼命中官馬騏鎮守益貪暴失衆心以是利等日起右叅政土人莫邃與利賊戰死命授其子嵩以父職食祿而不任事二月土知縣車綿子與其弟車道車二據四忙縣以叛殺知縣歐陽智彬遣方政討之士官都指揮陳汝石千戶朱多蒲死焉我軍繼以力戰擒殺車道等三與綿子遁走彬請予汝石等褒卹從之十七

年正月方政擣賊於可藍堡獲其將阮固立黎利走匿老撾八月又安知府潘僚叛僚故土人同父季祐降得官季祐死僚襲中官馬麒非理害之僚忿恚甚遂與土人千戶陳苔指揮路文律同反於衙儀彬討之潰走僚趨玉蔴州依土官琴貴十月擒斬俄樂縣反寇范軟十一月又安府土百戶陳直誠與紅衣賊覽盤等掠羊變社黃汝典燒芙蓉畱農文歷起丘温陳木起武定阮持起果快吳巨來起善誓陳順慶起南靈淘金社正鄭公証等聚衆千餘亦起同利縣方政

首引兵討公証追及於南策州河瑰巡司斬首四百餘級遁去勅李彬往討遇潘僚與紅衣賊迎敵敗走之追至玉麻州蒲潭山破其柵僚等復遁入老撾都指揮薛聚追殺其黨胡子徑及紅衣賊尚被等三百餘人時布政阮勲指揮陳原瑰共守惡江擒斬陳順慶陳直誠叅政馮貴與方政兵合亦獲鄭公証於同利其黨黎姪等脫走大灣賊丁宗老繼起政旋破之十二月安老縣塗山寺妖僧范玉自稱天降印劔令爲主僭號羅平王紀元永寧其黨范善陶承范忠皆

僞署官據江中爲梗彬督戰擒善及忠斬獲二千餘王遁走十八年正月賊良師魯范公政遇我師於石室縣師魯公政皆敗走黎利立柵磊江叅政馮貴有土兵二千人素驍勇善戰馬騏嫉之盡奪其兵貴與叅政侯保皆力戰死都指揮徐源繼攻利破其柵利復遁詔督責彬繼獲黎賊及妖僧范玉開聖王阮多等皆械京伏誅繼追利於老撾忙心河方破其黨利倏遁十九年我師至玉麻州潘僚走老撾借兵土官琴貴率象陣與都指揮師祐逆戰於農巴林指揮張

銘等衝入陣射乘象者繼以火攻象反走賊大奔潰
別部將王忠獲賊舅杜妬爲鄉導追擒賊僞王楊恭
於峽山二十年正月總兵李彬卒以黎利未獲詔切
責陳智二十二年二月智遣指揮陳麟擊敗賊丁驗
於陸那擒之九月 仁廟卽位驛召黃福還以陳洽
兼掌布按二司仍贊軍務中官山壽自言與利有素
驩請往諭之必來遂勅壽往貸利罪授清化知府時
老撾已逐利出復還瑰縣與其酋范仰等請降仰率
妻子來歸利猶止於俄樂縣治兵器如故都督方政
與利戰於茶籠州敗績指揮伍雲陷于陣陳忠中飛
鎗皆死之十一月命方政同陳智鎮守宣德元年二
月丁酉命黔國沐晟於雲南會陳智討賊先是雲南
寧遠州土官刁吉罕縱其部賊長擎等與交趾宣化
賊周莊大原賊黃菴潛通利黨芙蓉菑賊潘可利等衆
皆紅衣黑帽號紅衣賊故勅晟致討己亥智與方政
遣蔡福再攻茶籠州敗績又安土知府岑彭死之政
勇而智怯兩人素不相能中官山壽堅主撫擁兵不
救故敗陳洽以聞政智與壽皆勅責益發諸道兵一

萬六千選思明田州弩手三千往攻兼爲鄉導責老
撾不許納叛夏四月命成山侯王通總兵都督馬瑛
爲叅將陳洽叅贊如前削政智爵與蔡福皆貸死立
贖 上諭尚書蹇義夏原吉等意欲偃兵息民二臣
對以棄前功損國威不可獨學士楊士奇楊榮語稱
意秘之都按二司繼奏政按兵不討賊惟都指揮王
演獨率精騎擊斬賊首百七十餘級詔驛齎銀幣勞
演智請選交州九衛屯田土軍五千人益兵勅王通
政智等俱戴罪討賊九月王通師至交趾黎善等三
道攻城我兵擊卻其衆分道並驅至清威敗之行至
石室與王通會師繼至寧橋諸將皆言其地險宜結
營以覘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衆度橋泥淖人馬
匍匐伏起指揮李騰等陷賊陣通中傷而還尚書陳
洽死之時政平知州何忠以計事至通遣與千戶桂
勝詣京師請益兵爲賊所得數誘以甘言美秩不從
威以刀鋸益罵賊不絕口忠父子及勝皆遇害通傳
檄以清化迤南城池與利許官民出城赴東關利在
又安聞之遂出清潭攻北江諸處進圍東關通等麾

兵出擊賊少卻會清化知州羅通指揮打忠方督率
 民兵堅守清化間出眾攻其土山數摧敗賊鋒而王
 通檄適至城中大驚懼羅通語忠曰總兵賣城與賊
 令豈可從日獎勵軍士城守益固賊攻之不能下引
 去其別部萬餘轉攻隘留關百戶黃彪等被害百戶
 萬琮潛登城大呼與敢死士揮刃從南門突出擊賊
 走十二月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總兵保定伯梁銘為
 左副都督崔聚為右叅將率兵由廣西黔國公沐晟
 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為左右副將由雲南會征

勅尚書李慶黃福布政阮勛叅贊宣德二年賊攻交
 趾城于涌麻兵與賊死者以萬計老潰利驚懼諸
 將及三司 日乘勝江擊 稍緩恐
 賊得計通 采 待審 通怯復
 集餘當盜略 守 出 賊八萬
 餘攻昌江都指揮 附劉子輔
 中官馮智等令城中老稚及 揚旗鼓譟日
 夜相拒守任與福順復自將精銳 掩擊焚其
 攻具賊四面築土山以飛鎗射城中任率死士夜潛

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復掘地洞入城任開
橫溝與地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擊之賊多死
恐柳升大兵至其城將不可圖乃益兵象來攻矢石
交下如雨任百計備禦相持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
先將士三千餘人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賊愈併力
攻圍以雲梯登城任復督死士三戰三敗之賊衆益
蟻附而入任福力不支皆自刎死馮智大哭北向再
拜誓不從賊與順子輔皆自縊死城中軍校及男女
同時死者甚衆賊縱火焚劫民居殆盡乙未進攻交
趾城利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已棄清化
諸州以餌賊至是猶欲議和諸將皆嘆惜莫敢對獨
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而與賊連和擅棄地旋
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
之汝何所知自是人莫敢言賊薄城通等歛兵不出
隨遣指揮關忠同利所遣人上表及方物九月乙未
柳升至隘留關利具書請乞罷兵立陳氏後陳暘升
受書不發馳奏以聞賊豫於我所經處列柵拒守兵
連破之鼓行至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

至是易之時副將梁銘尚書李慶皆病卽中史安主
事陳鏞言於慶曰觀主將辭色皆驕兵家所忌賊或
示弱誘我事未可知且璽書中於防賊設伏三致意
焉此安危之機也願公力疾入言慶強起語弁雖諾
之猶不戒備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渡橋橋
邊壞後隊阻不得進弁陷泥淖中賊伏四起中鏢卒
從者皆沒都督崔聚歛餘兵飭陣自衛是日梁銘李
慶皆病死明日聚行至昌江賊乘我軍寡驅象前衝
陣遂亂聚爲賊所獲大呼降者不殺我軍或死或奔
竟無降者史安陳鏞李宗昉皆死賊百計強聚終不
屈遂殺之冬十月戊寅通大集將吏出下哨河立壇
與黎利盟遂宴利遺以金織文綺利亦奉重寶爲謝
庚辰沐晟師至交趾水尾縣之高寨賊拒水陸道梗
晟造舟逐程而前壬午大鴻臚上黎利所遺柳升書
明日利進表及方物與通遣指揮關忠並至 上以
示群臣陳氏今有後與否孰便皆曰與之便 上曰
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
奚恤人言其與之十一月乙酉命行在禮部侍郎羅

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副焉詔往
安南赦其罪俟陳氏之後以實聞方冊封文武將吏
各還所部俟命賜琦等鈔各五千貫爲道里費柳升
沒聞 上謂其不用璽書中言致敗歎惋良久黃福
聞升死奔還支稜關爲守者所獲欲自殺皆羅拜曰
公交民父母也利聞之曰朝廷遣治交趾使人人如
黃尚書皆按兵不動矣亟遣人禮送至龍州三年二
月朔王通等奏言陳暲遣人表貢代身金人銀人謝
罪并送還都督蔡福等與潰散士馬請乞班師已同
都督馬瑛率交趾屬衛官軍出至生地謹於南寧候
進止 上曰總兵官在外擅與賊通不俟朝命輒棄
城歸無復人臣之禮矣切勅責之姑令與山壽馬騏
等俱還繼命黔國徐亨譚忠還朝四年三月陳暲遣
人黎少穎至群臣交劾通不宜擅議和棄城退師黎
利亦不可宥隨遣少穎還付勅責利封示群臣奏章
令省之閏四月戊申通等還群臣劾其罪命諸大臣
與法官會鞫庚戌奏云通擅違朝命私與賊和棄城
來歸壽庇護叛賊騏激變一方皆宜論死命悉下錦

衣衛獄法官復奏當籍沒從之繼誅籍蔡福贈錄交
趾死事文武諸臣有差五月黎利遣黎噐等隨李琦
羅汝敬來表謝且告陳暲卒無後國人權推利謹守
其國以俟命群臣復劾奏沐晟享忠皆受命逗留聞
柳升陷輒退致債事罪狀 上姑貸不問封章示之
再賜羅汝敬徐永達等鈔使往諭求陳後及索還遺
留官軍家屬軍器四年二月利遣何栗等上方物并
代身金人隨汝敬等還報謝續賜李琦徐永達行人
張聰鈔往諭如前利遣陶公僕等隨貢金銀噐皿方
物且言彼中無復遺留乞貸勿索 上慮其詐未信
即令公僕齎諭還詰之未幾何栗復來貢陳情謝罪
請與權攝 上許焉賜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等
鈔往詔利署安南國事阮文絢隨來表謝貢方物自
後不絕然自授命後亦竊僭號稱制復建東西二都
以畧取雲南之寧遠州益之分爲十三道置承政憲
察總兵使司畧倣中國三司之制置百官設學校以
經義詩賦取士皆名爲生徒詩用七言律八年利卒
九年春三月都督山雲奏利長子狂妄次幼弱其臣

黎問黎察擅權相攻脫縣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庭各率部下三百餘人願就龍州上下凍居挿

上勅雲就便與居有司給食仍令邊兵戒嚴利先病且死屬陪臣黎察以子麟暫署俟命于朝陪臣阮宗胃以請復命章敞往封麟署安南國事十年二月遣國人潘子田來謝十二月我行人朱弼謝經往諭國哀并告以即位正統元年二月黎龍來進香阮文綯等來賀六月兵部侍郎李郁通政祭亨往封麟爲安南國王賜以王印二年正月蔡士明來謝十一月麟

死子基隆嗣遣阮廷歷來告哀黎傳等請封八年遣行人程墩往諭祭光祿卿宋傑兵科都給事中薛謙往錫封冬十月何甫至謝祭十一月程晁至謝封景泰二年行人邊永進士陳忠往諭即位阮廷美來賀天順元年學士黃諫太僕寺丞鄒允隆往諭復位六月遣使來賀請賜袞冕如朝鮮國王例不許三年十月黎宜民弒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四年四月基隆弟思誠立九月遣丁蘭等來奏事十月阮昇來賀因請封六年二月行人劉秩往諭祭陪臣來謝九月學

廣東通志 卷之六十一 三頁
士錢溥禮科給事王豫太監柴昇奉御張榮往賜封
十月陳公路等來謝十二月太監張榮柴昇指揮強
俊往鬻其國香物八年四月我尚寶卿凌信等往諭
即位十一月范伯生來進香黎友直來賀成化十年
安南保匿逋人梁甫等侵龍川界命金吾指揮郭景
諭之十一月何瑄潘琮來謝罪十二年二月禮部郎
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往諭立 皇太子十月裴山來
賀二十三年思誠誘占城叛將襲之其國王古來告
上付總督屠濬察其事議以便宜許占城令移文安

南諭止之古得反國弘治元年侍講劉戩給事中呂
獻往諭即位十二月譚文禮來進香黃德良來賀五
年郎中陀岸行人董緝往諭立 皇太子賜以綵幣
六年二月阮碩來賀八年十一月黎峻武場來貢先
是貢道由憑祥久而陪臣挾重貲入中國貿易役民
甚衆苦之知州李廣寧因索其程直峻等奏上廣寧
亦疏辨下所司議酌入貢行李之數著爲例十年二
月思誠卒子鐸立十一月范興文來告哀潘琮來請
封十二年行人徐珏往諭祭洗馬梁儲給事中王禎

往錫封十三年阮維禎來謝祭劉興孝來謝封十七年五月鑑卒長子濬嗣尋卒次子濬嗣阮麟來告哀阮寶珪來請封正德二年正月編脩魯鐸給事中張弘至往諭即位行人何霑諭祭編脩沈燾給事中許天錫錫封濬遣丁順來賀即位梁侃謝恩阮銓進香阮壽謝祭黎嵩丁禎謝封以方物貢濬信任毋黨阮伯勝阮种兄弟恣行威虐屠戮宗親鴆殺祖母國人怨詛四年冬种逼濬自殺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等討平之立思誠孫調一名澄五年二月遣國人譚

慎徽來奏事阮綱來請封七年編脩湛若水給事中潘希曾往錫封八年二月阮莊來謝調復不道失民心十年四月社堂燒香官陳嵩與子昂昇謀作亂弑調自詭為陳氏後僭號改元天應調臣都力士莫登庸叛降嵩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嵩獲其子昂及其黨陳遂等誅之嵩與昇奔諒山據長慶太原清都三府登庸與其臣共立黎譔一名椅時甫十歲譔廼調兄灝之子調無子育為己子既立追尊灝為僞哲宗皇帝以登庸有興復功封武川伯總水

步諸營兵因蓄異志十三年黎氏臣鄭綏以登庸不
臣譙擁虛噐立其族子酋榜攻都城譙出奔登庸率
兵攻敗綏捕酋榜殺之逼納譙毋因迎譙以歸自稱
太傅仁國公十六年八月登庸兵攻陳曷曷敗走死
嘉靖元年正月編脩孫承恩給事喬墩往諭即位會
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譙譙毋潛以告與陪臣杜溫
潤間行得脫居清華登庸復立譙庶弟慮一名椿改
元統元降譙爲沱陽王國亂道梗承恩至太平府而
還墩道卒二年四月登庸假譙名來貢請封遣國人
阮光論抵關左江僉事楊鳳不許四年六月譙遣陪
臣黎啓等間道入貢求封爲登庸所阻八月復遣耆
人阮拔萃等請兵左江道阻還五年二月登庸賂欽
州判官唐清爲慮求封都御史張嶺逮清死于獄六
年三月登庸使其國人范嘉謨僞作慮禪詔篡其位
改元明德立其子方瀛爲皇太子鳩殺慮僞謚恭皇
帝七年四月登庸遣國人道源伯來貢至輪番諒山
城被攻而還九年春正月丁酉登庸禪位于方瀛自
稱太上皇退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擅作大誥五

十九條題曰皇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方

瀛改元大正九月黎譙卒於清華黎氏傳十世歷一百十年十五

年冬十月戊戌 上諭禮臣夏言皇子生宜頒詔安

南夏言疏以正德十年自黎暘貢後逾二十載向諭

即位竟亦道梗而還請罷使 上從之復令與兵部

議十二月遣錦衣副千戶陶鳳儀百戶姚景祥往勘

不貢并篡奪罪人姓名閏十二月勅提督侍郎潘旦

豫計兵食俟勘報罪狀至日興師是月黎寧遣酋鄭

惟僚泛海至京以登庸僭逆奏聞十六年二月丙子

禮臣嚴嵩兵臣張瓚會府部諸大臣議謂宜討登庸

上令推選才望大臣總督戶兵二部調兵食驛召陶

鳳儀等還命咸寧侯仇鸞為總兵改太子賓客工部

尚書毛伯溫為兵尚兼右都御史叅贊軍務尋以黎

寧奏事未審真偽且從宜撫剿夏五月召提督兵侍

潘旦還南京佐理部事以山東巡撫蔡經代之先是

旦疏謂莫氏奸雄之賊黎亦逆利之裔均非所宜立

若以夷狄處之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亦可

王也二氏日尋干戈皆欲假天朝名號以為之主彼

既未定我誰適從疏意蓋欲姑靜以觀變伯溫恐其
忤已故奏易之八月安南夷人刁鮮等獲登庸謀者
知州阮景輩八人得僞印及僞大誥一編雲南巡撫
汪文盛以聞下兵部議謂登庸弒主篡國僭號擅官
復妄擬大誥宜戮無赦請勅蔡經與文盛計兵食協
力征剿儻逆庸畏威懷德悔罪向化撫鎮且待以不
死星馳奏請上裁御批屬二臣協剿十七年六月經
上疏言安南之役六道並進以一年計兵用三十萬
器具犒賞約七十二萬餘金餉倍之至于率旅徂征
固以討賊爲名繼絕爲義而要機在正名分今據鄭
惟悅之書與鄭惟恪原奏皆欲左袒黎寧使誠第二
子也則黎譔正派猶存人心尚屬儻其不然則名義
未正豈惟彼國人心渙不可收即我兵所向無前而
勞逸之形似亦宜審處矣 上時銳意用兵朝議難
之故部覆如經議 上意稍不合第督責議臣不協
心共事而已繼而兩廣三司左布政陸杰等亦言部
議兼許悔罪宜先檄諭以察其心時廉州知府張岳
亦數言安南情形可以計降未可遽以兵力取也經

皆言之廼傳檄諭登庸曉以摠誠若執迷終爲大戮
并覈黎寧之實來聞十八年七月方瀛遣酋范正敬
上降本於雲南阮文泰上降表至廣西經與文盛以
聞表留中事下兵部議十一月癸丑兵尚張瓚同翊
國公郭勲吏尚許瓚等議登庸上表乞降舉土地人
民願聽天朝虜分辭雖卑懇顧恐其意叵測宜令仇
鸞伯溫往同兩藩督撫之臣計畫征討若乞降果實
方許馳奏取自 上裁從之十九年莫方瀛卒登庸
立其子福海嗣三月丁丑仇鸞伯溫至廣州會議復

馳檄諭登庸父子急宜自新聽命否則駢戮有 文
皇之烈在論國中有能擒斬登庸父子自九公府而
下賞格有差六月仇鸞伯溫經會師梧州九月趨南
寧十月召還鸞以安遠侯柳珣代時登庸欲聚毒上
流且言造舟二千餘欲泛海趨襲梧鎮衆請兵之獨
叅政翁萬達持議與張岳合廼奏留二臣萬達因力
言登庸本欲東身降服假重天朝名號以自固顧未
得軍情要領內懷狐疑聲言此以綴我師爾廼遣指
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瓛開關傳譯令毋求封毋求貢

東身請罪歸地納印去僭號奉正朔則天兵可止而
登庸可生矣復令良輔等曉以手書甚悉我兵亦分
道並進聲威張甚登庸始悟且懼請降期許以十一
月初三日我師先集鎮南關萬達等於關內近地立
幕府高築昭德臺恭設龍亭黃幄儀仗令旗令牌
中立至日傳令開關兩廣三司副叅監統諸臣并齋
執令旗牌官夾仗左右侍甚肅登庸素衣繫組躬率
姪莫文明并小日者士人等各以尺帛束頸由關道
左入脫履跣足面北跪傳解其組接受降書登庸俯
伏五拜三叩頭畢其姪莫文明小日者士許二省等
二十八人亦各以次降服拜叩如儀少頃登庸仍率
其姪從諸人與夷目阮如珪等上降書一通恭向軍
前俯伏再拜示以朝廷恩威軍府號令姑容戴罪還
國待奏聞賜以不死登庸俯伏再拜稱謝而還監統
諸司即臨南關登庸倉皇脫履跪迎俯伏再拜皆語
以恭俟朝命勿爲細人恐惶箠惑有言私覲餽謝者
國法不貸登庸跪聽畢又俯伏再拜叩謝去遂傳令
閉關歛兵歸營留莫文明等候遣指揮王良輔隨之

入奏伯溫會疏畧曰安南雖自漢晉內附然夷俗瘴鄉終不宜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又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于夷此已事之驗也今莫若以夷治之外而不內如以登庸有罪未宜輕授爵土彼孫福海今蒲伏待命倘蒙矜宥或可別與以都護總管如漢唐故事此所謂以夷治夷也其黎寧勘若有據宜令雲南撫臣聽其棲止添馬江管東見有地土若非黎氏後者置勿論鄭惟憭向皆潛住上下朗林峒寨近廣西上官之境今亦宜於廣東屬城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致失所惟 聖明裁察焉莫文明阮如桂等亦各以降書具奏俱下兵部復集郭勛許瓚等議請 上命革去安南國號王封改為安南都統使司登庸授與都統使賜從二品銀印仍與世襲其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聽都統管轄遣朝貢前黎氏僭擬中國制度悉改正迴避獻還漸凜金勒古森丫葛四峒歸入欽州版圖如林希元議行六月群臣稱賀 上不居論功賞賚大學士夏言等而下有

差毛伯温召還八月勅下安南授登庸都統使二十二年二月登庸卒孫福海嗣二十三年兩遣宣撫同知阮敬典阮師直等來謝皆賜綺幣二十五年宣撫副使阮銓等入貢賜幣如前五月福海卒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封西寧侯敬復以方瀛次子莫敬典爲壻因通於方瀛妻武氏得專兵柄福海卒宏漢方五歲阮敬挾宏漢恣睢擅權登庸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等亦各還田里阮敬以兵侵海陽遂逼都齋正中如桂諸人集兵禦之不勝正中文明率其家屬奔欽州奏發肇慶清遠安摯范子儀等復擁兵詐言宏漢卒以迎立正中爲名寇欽州官兵執誅之敬典隨捕其餘黨始盡始得衛送宏漢叩鎮南關請襲二十年三月甫得請復爲登庸臣黎伯驪合黎寧臣鄭檢兵來攻出奔海陽不克赴關領命而貢使亦不能行矣四十二年二月宏漢卒嫡妻裴氏生茂洽以今上萬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襲都統三年七月遣使謝恩及賀即位進方物前是嘉靖三十年及三十三年未及

貢者補貢如儀九年正月遣宣撫正使梁逢辰來並脩三年六年職貢其嘉靖三十六年三十九年闕貢者補如前自是其國益多故矣黎寧一名檉以嘉靖九年立改元元和立四年登庸攻之竄占城界國人立其弟憲改元光照以拒登庸十五年六月蕭知寧所在憲與臣鄭惟悅迎寧歸清華後棲漆馬江寧死其臣鄭檢立其嫡子黎寵無子死立其宗人維邦維邦死鄭檢子松立維邦次子維潭世居清華十九年黎起兵攻茂洽奔嘉林縣春社二十年十一月十四

日松計通土民裴文奎等內叛襲殺茂洽奪其印親黨多遇害莫敦讓奔防城告急督府陳渠疏聞以相機處置屬之松復擒敦讓於大荻村莫履機等奔欽州茂洽子敬恭與宗人履遜等奔廣西思陵州莫敬邦有衆十餘萬起京北道用武汝諧等攻走黎黨范拔萃范百祿諸兵敦讓得復歸衆推敬邦署都統諸僑居欽州思陵者奏遣官護出境未幾黎兵轉攻南策州殺敬邦時莫敬璋屯東海新安敬恭敬用屯諒山高平懼黎追索急竄近憑祥龍州界趣土官列狀

冬十月維潭亦叩關請通貢與其宣撫黃廷愛前後
牘走左江僉事張壁上之維潭牘用國王金印封當
覆問二十一年正月廣西撫臣陳大科迺會疏畧曰
蠻夷易姓如奕棋然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惟當
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斯機權在我無庸以最土
而遽議兵顧維潭將恢復是圖而茂洽者故職方之
貢臣也安得不請命于朝憫然戮之竊謂黎氏擅興
之罪不可以不問也莫氏子遺之緒不可以不存也
儻如先朝故事命大臣致討方聽其款關棲莫比諸
添馬江以不翦其祀惟 聖明裁之其黎氏牘中世
次與故府所載稍異命印從何授受擅用以請均宜
詰問部覆如所言二十二年七月檄上石知州孫繼
先督備指揮吳懷仁同往察之八月敬用遣人走轅
門以保全貢臣請兵二十三年七月維潭復遣官目
黎早用范彥六人從安邦浮海走轅門請罪求款督
府陳大科俱下肇慶守臣移左江副使楊寅秋譯問
廣西撫臣戴燿並檄勘議命龍州七 氏願棲之地
以實對於是寅秋竊計曰不拒黎不棄莫吾策定矣

有頃孫繼先遷秩以左州知州楊繼顯往當置對敬用等取龍州邊民被髮結衽類交夷者爲擁衛甚衆復自願居高平以海東安樂居敬恭敬璋繼顯內以爲憂還報寅秋知莫氏意望尚賒額之復有頃吳懷仁始得敬恭等願處高平實狀來告衆議始稍定維潭繼遣官目黎重華請款再三冬十二月復專杜汪等來與之期以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具報督撫檄叅將李鳳往部兵南太二府蘇民懷吳大紳南寧同知黃宗二府推官盧碩黃喜之皆從計款費府各百金

督府佐以楮餉及銀牌稱是寅秋與叅議林震以首議故屬之往巡太平因受成焉二十四年正月思明知府黃承祖又謀言莫敬璋兵往永安州黎衆邀而殲之海東新安地盡黎有矣於是款議漸決而黃宗適勘事還又言杜汪范彥雖承聽猶驚然負彼恢復不欲以登庸例例之維潭亦貌從無束身入關意迺遣承祖使人持檄同范彥還督諭之二月十日杜汪復至言唯唯如約至二十六日忽使人言於關候曰士卒饑病款儀未備莫吾仇也棲之高平不敢聞命

遂宵遁隨謹閉關督撫阮大猷燿會疏聞科臣徐成楚危之請急圖廣西按臣黃一貞獨計其款必成請稍假以期限從焉適寅秋有

獻壽之禮維潭亦繼遣鄭公義范彥等以非遁自明至關外不得入因懷仁承祖上之再檄潯州同知黃宇思明同知李陟成偕前勘官再往督撫亦交遣使者就里第趣寅秋還冬十二月懷仁謀報杜汪唐世烜等已運儀物至諒山亟遣承祖同懷仁往視率領汪烜等還詰其菲薄曰此方物也以副代身亟進爾

貢非得請不敢上二十五平正月廣西按臣林道楠察黎情形尚首鼠持兩端仗部南寧趣寅秋議因力贊其決出屬承祖導世烜等入院見諭以宜督維潭早款關各授賞出赴道請期責限以四月初旬受款遂白督撫皆報可檄叅將楊元部三里及土兵往備關下時叅議林震猶謂款事尚宜慎重會遷秩行獨寅秋持議益堅遂往按關下亟檄黃宇李陶成等前詰問懸法關內外毋聽細人誘惑行私許執以徇其時款捷者尚傳莫兵且遮道又謂鬼門關以東梗

甚懷仁亦牒報莫勾亡命夜縱燒坡壘諒山黎營幾
盡往視火值無左驗已之旋遣恩城吏目李嘉禎往
督諸土司毋懷二心各以所部兵來會分署諸官男
遮列要害與楊元聲應四月朔維潭次諒山大索諸
燒營壘者將抵關先遣范彥來迎初三日黃宇李陶
成出關傳譯詰以六事首檀殺貢臣曰以復仇之急
不皇請命乞矜其愚次維潭曰世孫也其祖黎暉一
名鎬天朝曾錫命焉次鄭松曰隸臣世以衛黎非冒
黎也然則何霄遁乎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遁也天威

幸不加討其自今有死無一金印何在曰權倣爲之
立銷矣至安插猶佯對不決復譯諭曰均貢臣也黎
昔可以漆馬江莫獨不可以高平乎哉且分土既定
則以法相守庸何傷杜澧等語塞趨白維潭曰謹遵
命遂遣鄭公義隨黃宇等還報許維潭以兵衛從授
阮澧等以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晨開關黎維潭
率其士人黃廷愛等衛而入望 龍幄繫組蟻伏命
李陶成解組黃宇諭指大率如莫登庸叩關之儀

先夷 扛次夷使衛兵次維潭并通國臣耆俱照牌魚貫而
入黎維潭褫衣跣足身繫白組北面伏地李陶成親

鮮其組維潭起着衣履同臣者聽唱禮五拜三叩頭
 訖進服罪本次進金人代身次進通國臣者伏罪乞
 恩本黃宇遵照總督撫按憲牌曉諭姑令戴罪還國
 恭候會題請旨區處維潭又五拜三叩頭畢恭候
 龍亭前赴左江道請用賓主禮見又請稍降階見俱
 不從黃承祖從旁厲聲示維潭今復國不費棺槨半
 咽何靳四拜遂下拜各頭目亦皆謝
 羅拜張其稿之隨遣杜汪等來謝
 陳大科戴燿會疏以請遣指使白明達吏目李嘉禎
 偕黎使馮克寬等二十四人至京師十一月初九
 日兵部覆叙與事諸臣功賞有差十二月十三日勅
 授維潭為安南都統使賜以銀印世襲令廣西以歲
 頒曆如數莫敬恭安稱高平一府

入交趾有三道一由廣東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
 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陽鎮嘉
 靖中知府張岳又詢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山前海
 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
 以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門
 山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廟山廟山三日至
 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遏元
 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
 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

入經水旁東潮二陽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齊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朔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若自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抵交趾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宋時設砦二一曰鹿井堡在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一曰三村砦在州東南控寶蛤灣至海口東南轉海卽至雷州迤角場欽州西南邊又有水口六譚家黃標藏浦西陽大灣大亭六水口並入海之路皆置卒守焉一由廣西至宋始開路分爲三由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由思明府入丘温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一由雲南至元始開路分爲二由蒙自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石

瀧由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然皆山逕
難行張輔發兵憑祥沐晟從蒙自抵白鶴縣皆不循
伏波故道用夾攻之策以決勝也

萬曆六年莫氏貢儀 金香爐瓶四副重二百零九兩
銀盆一十二口重六百九十一

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
白木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枝白色土絲二百尺犀

角二十座象牙二十枝 萬曆二十六年黎維潭款儀 進奏本該國一封臣

者一封目臣鄭松者目臣黃廷愛阮黃等八名原官
目何壽祿裴秉濟等八名新官目杜汪汝宗等十五

名代身金人一個銀香爐一個銀花瓶一雙象牙十
四隻薰衣香二十罐連銀罐二十八斤黑線二萬枝

生絹二百尺沉香一百三十六斤金人聞昔節用
囚首面縛維潭獨自謂其以恢復故罪視登庸有間

為立而肅容狀閱驗嫵其俗令改範俯伏馬鐻其背
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

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六字莫氏原授銀
印許維潭暫用俟鑄授新印至日進繳

論曰安南於二廣最近漢唐時蓋嘗郡縣置也自
曲顯專據興什倏變積至丁部領始驕蹇而王宋

因封之豈以夷治夷勢固然耶陳氏幸遇 聖祖

未幾而黎逆再起一以兵一以封 因其時嘉靖

間莫登庸梟張矣尋以其款關降號易秩世授都

統令彼陽居君長之名而陰繫以郡縣之實且與

黎墜緒並存也可謂得策迨今 皇帝撫馭黎維

潭于祖武繩焉即或夷俗自相攻擊不常而列
聖德威與諸臣所經略較然備矣

占城古越裳境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置象林隸日南

郡今即湖浦口有秦象郡遺址其地西去今廣州二千五百里東

濱海西際徐浪今瓜哇南接扶南今真臘北連九德今安南

東西五百里而羸南北千里迤南有西屠夷傳昔漢

建武間馬援立二銅柱與夷王表定漢界今淪入海

上漢末功曹子區連一作憐始殺縣令自王之號林邑

國通使于吳赤烏十一年交州取其區粟與大戰

浦一再傳無嗣甥范熊代立傳子逸夷奴范文教以

城池宮室兵陣器械逸敬愛之晉咸康中逸死文遂

募位都典冲林邑城去海百二十里殺日南太守及督

護畧有其地永和三年告交州刺史朱藩定北鄙橫

山為界文死子佛立七年交州刺史楊平九真太守

灌遂討之佛走請降其孫胡達猶與交連兵不輟至

孫文敵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農定其亂

自立為王數傳至王頭黎唐貞觀中子鎮龍嗣被弑

更立頭黎女為王國人不服乃立頭黎姑之子諸葛

地妻以女其國乃定至德後以國近環州更號環王

王所居占城亦私以占城名之元和三年嶺南節度

揚於陵與安南都護張舟兵破環王帥李樂山等三

萬人自是無考周顯德五年其王釋利因德漫五代史即

據周為始王名因德漫以貝多葉書表香木為函遣蒲訶入貢

始稱占城國貢品猛火油薔薇水詳五代史宋建隆

二年其王釋利因盤陀使來朝貢黃志云開寶五年嗣王再貢皆蒲訶

來宋史云函表如周顯德自是貢不絕太平興國六年交州黎桓

俘其人九十餘口來獻黃志云太宗命廣州存撫遣還

年遣使乘象來貢今廣州留且養之雍熙二年儋州守臣言彼國蒲羅

遏等苦交夷率族口百餘來歸命分隸南海清遠縣

淳化元年嗣王楊陀排避交人奔處佛逝表稱新坐

佛逝國訴交人屢攻詔勅黎桓守境三年賜其王白

馬二後為常制黃志云大中祥符三年進金毛獅慶子言得自三佛齊天聖七年進鳳

曆元年命運司選使齋詔書器幣賜其王購逋賊鄂

鄰時廣商卻保往見鄰等還報致闕下餘黨百人令就戮之政和

中授其王楊 麻疊金紫光祿大夫兼廉白二州刺

史因言小國願薄霑祿食許之宣和元年進封占城

國王紹興二十五年其子鄒時蘭巴嗣封乾道三年
 其子鄒阿嫻掠大食國方物來貢會大食訴至詔却
 之不議封七年閩人漂至其國見乘象與真臘戰無
 大勝負乃說王騎射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軍市馬
 得數十疋歸教戰大捷明年再市瓊州拒之憤怒縱
 掠而歸自是嚴馬禁淳熙初襲真臘入其國都慶元
 五年真臘大舉復仇殺戮無算俘其王以歸國遂亡
 地併真臘故又名占臘云其後國王或曰真臘人或
 曰占城恢復也都臨海曰新州港由瓊州順風一日

可至室宇門墻俱甃以灰磚雕鏤堅木為猛獸狀周
 輒垣為城以兵甲藥鏃刀鏢守之元至元初使還言
 其王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七年嗣王保寶旦
 拏羅耶印南該占把地囉耶奉貢表降十九年元以
 其嗣王孛由補刺者吾內屬欲即其地立省其子補
 那不從遣兵由廣州航海征之復遣瓊州安撫陳仲
 達等三道進攻入其木城殺溺死者數千人王與其
 臣逃入山使報答者求降兵還終無順意

黃志云新州港口北

連海有五小港互通止山西旁有木城元軍屯駐海
 岸彼益治木城四面約三十餘起樓棚立回回三稍

砲百餘座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元分三道進攻彼亦以萬人建旗鼓出木城拒戰乘象數十人三面迎敵矢石交下自國朝洪武元年其王阿答阿者使虎都

蠻奉虎象來朝貢二年遣行人吳用賜以鍍金銀印封占城國王四年奉金葉表朝賀尋以諸國皆內帶

行商多行譎詐詔並沮之至十六年復遣子入賀

萬壽節比還始給勘合文冊二十四年復來以其臣

弒王命絕之永樂元年王占巴的賴始貢且請禁安

南侵掠遣行人蔣賓王樞往報禮勅胡奩脩好息兵

四年七月勅廣東都司選精兵八百人屬能幹千百

戶具器甲糗糧航海先與占城兵八月遣內官馬

彬往諭以伐安南賜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紗帽金

帶錦綺幣等甚厚占巴的賴遂出師助征尋遣太監

王遣通齋勅往勞白金三百兩綺幣副之五年五月來

獻安南俘貢方物賜詔嘉獎六年十月遣其孫舍楊

該入貢還賜勅嘉勞賜金印如四年八月數益以錦

綺文幣倍于前七年八年十一年皆至惟八年九月

再遣馬彬護其使濟標還國賜勅及綺幣報之自是

不專使報禮與諸番同十三年四月又遣其孫舍阿

那沙來冬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洽奏言占城向雖聽命來助兵實慮唇齒觀望懷二心私納黎蒼女陰以金帛戰象資李擴收李擴舅及鄧鎔之弟鍛等男女三萬餘人侵奪升華州縣驅掠其人民厥罪與李擴等請征之上以交南粗安不忍窮遠夷但遣使勅諭占的巴賴慎守爵土而已傳至摩訶貴由景泰間卒無子其弟盤羅脫天順初嗣封再貢即以制勅綵幣屬其使逋沙婆利齋報後為安南侵噬徙居赤坎邦都即遣使請封值安南陪臣據其國都使臣馮又等誤封之嗣王十來航海訴督府屠瀟檄叅議姜英勘實其表以來胡駕辭將護至京時安南納其叛將助之虐輒言古來不當嗣於是古來留廣東瀟繼僉議謂冊印有古來口奏請仍畀古來復責安南以睦隣及順逆大義安南聽從尋具舟師令莞商南頭人張宣護至新洲港歸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正德五年沙古卜洛嗣封十二年來貢嘉靖二十一年使再至

其國臘月猶暑土着芋衣民多裸袒南陌稻熟北秋猶青樹多檳榔紅蕉椰子夜鼓八更為節

貢獻方物有象有象牙有犀有犀角有孔雀有孔

雀尾有橘皮抹身香有薰衣香有奇南香有金銀
香有土降香有燒碎香有檀香有栢香有花藤香
有龍腦有烏木有蘇木有花梨木有蕪蔓番沙有
紅印花布有油紅綿布有白綿布有圓壁花布有
花紅邊縵有雜色縵有番花手巾有番花手帕有
兜羅錦被有洗白布泥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之地古赤土及婆羅刹也在
占城極南北直廉州循海北岸連交吐隋大業三年
屯田主事常駿自南海郡乘舟至赤土後更稱曰暹
明其非赤眉種也暹土瘠不宜樹藝羅斛上田平衍
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元元貞初暹嘗入貢至正間
暹始降於羅斛合爲一號暹羅斛國 國朝洪武四
年王參烈昭毘牙使進金葉表貢賀正旦賜大統曆
六年參烈寶毘牙復貢並獻其國地圖七年三月使
臣沙里拔來自言其向與柰思里儕刺悉識替等同
使去秋八月風壞舟於烏猪洋漂存蘇木降香兜羅
綿等來獻奏聞 上訝其無表詭言舟覆而方物廼
存必番商也却之九年九月土遣子昭祿群膺貢象

及方物次年還詔褒諭其王哆囉祿授以暹羅之印

及襲衣會典名參烈寶昆牙詔名哆囉祿黃志名參烈寶昆牙思哩哆囉祿當是一人考後往祭

見十六年給文明冊號分暹與羅為符信自是世遵

用稱暹羅國二十年再貢二十八年遣內使趙達等

往祭其先王兼賜其嗣蘇門邦王昭祿群膺及其妃

綺幣毳絲布有差詔曰朕自即位以來使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

聲聞于耳首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

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懌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有道勅至其用失法度罔淫于

樂以光前烈永樂元年王紹祿群膺哆囉祿刺遣使其敬之哉

貢賀即位二年坤文琨表貢遣內臣李興往勞賜文

綺鈔帛四年二月貢使柰必來並請量衡為國中式

會典在元從之兼賜古今列女傳其七年一歲兩至

年俟再考正月以祭仁孝皇后九月坤文琨來脩職貢及歸

諭其王毋納南海逋民何八觀至即遣還勿匿兼以

黃金織紵紗羅絨錦報禮焉十年使送中國流移人

還及貢方物賜勅嘉勞綺幣副次年十二月貢復至

十三年五月子三賴波磨孔刺的賴紹封十七年十

一月詔與滿刺加平十八年四月遣中官楊敏行報

禮兼護其年貢使還國十九年又一歲兩至三月柰
懷等六十人謝侵滿刺加之罪貢方物七月如常儀
二十一年坤梅至報賜鈔幣如禮自後率三年一貢
成化後大率六年繼或不常嘉靖三十二及三十七
年再貢先貢使者坤隨離八月至貢白象方物時白象已
斃遺象牙一枝其長八寸首尾鑲金起花牙首大五
寸七分鑲石榴子十顆中鑲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
大一寸鑲金剛鑽一顆金盤內仍貯白象尾毛為信後貢信使者坤應命亦八
月至兩貢皆象牙香藥椒木與舊額頗不同黃志具
有斤數
不萬曆七年復具金葉表遣使入貢是年據今會典
其國正與使

名皆未聞

貢獻方物有象有象牙有犀角有孔雀尾有翠毛
有龜同有六足龜有寶石有珊瑚有金戒指有片
腦有米腦有糠腦有腦油有腦柴有檀香有速香
有安息香有黃熟香有降真香有羅斛香有乳香
有樹香有木香有烏香有丁香有薔薇水有碗石
有丁皮有阿魏有紫梗有藤竭有藤黃有硫黃有
沒藥有烏爹泥有肉荳蔻有胡椒有白荳蔻有華
菱有蘇木有烏木有大楓子有苾布有油紅布有

白纏頭布有紅撒哈刺布有紅地紋節智布有紅
杜花頭布有紅邊白暗花布有年連花布有烏邊
葱白暗花布有細棋子花布有織人象花紋打布
有西洋布有織花紅絲打布有織雜絲打布有紅
花絲手巾有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有織人象雜
色紅花文絲縵

瓜哇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在真臘之南
海中洲上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唐貞觀二十
一年與墮和羅隋婆登遣使入貢天寶中自闍婆遷

于婆露伽斯城宋淳化三年王穆羅茶貢使一至元
始號瓜哇國其蘇吉丹打板打網底等國皆屬焉木
爲城有文字知星曆由港口入至近城曰新村屋店
連行爲市商賈最衆甲兵藥鏡爲諸蕃之雄元世祖
大舉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擒酋長以歸尋
放還順帝末其王遣梘只某丁通使還至福建而元
亡走寓金陵 國朝洪武二年遣行人吳用頒詔諸
國聞梘只某丁滯都 因並遣還賜其國大綜曆五
年其王昔里八達刺八達蒲

黃志名昔里八達刺至十四年貢又名八達那

巴那務今據會典改正

遣使朝貢納元人勅書二道請改授封
瓜哇國王十四年十月遣阿烈彝烈奉金葉表貢從
行黑奴三百人時三佛齊使還被其國人遮殺之朝
議欲留其使月餘姑遣歸詔諭其王脩省而三佛齊
故瓜哇屬國尋亦以黨奸得罪三十年六月朝命自
暹羅來轉令瓜哇諭三佛齊改過自是瓜哇貢亦絕
其地分爲東西二王永樂元年九月西王都馬板貢
賀卽位二年十月東王孛令達哈貢至請印章賜鍍
金銀印副以鈔幣三年西王與旁國牒里日夏羅治

金徠里俱入貢賜綺幣襲衣有差四年三月西王以
珍珠珊瑚空青等貢東王以馬賜錢鈔綺幣俱還越
閏七月而西貢踵至且言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降
詔切責五年上表請罪願償黃金六萬兩復立孛令
達哈之子從之六年十二月使獻黃金萬兩謝罪禮
臣言其負尚五萬金請下法司 上曰遠人欲其畏
罪而已豈利償金耶業已知過所負金悉蠲之仍
鈔幣遣使齎諭意八年十二月貢馬及方物是時三
佛齊已入瓜哇廢爲舊港傳言滿刺加請索其地國

王疑懼十一年九月使旋賜以綺幣仍詔其勿聽浮言尋更名楊惟西沙專使謝恩至十六十九年皆貢而東久不至蓋已爲所并矣正統二年再貢賜王及妃綺幣景泰三年請封賜莽衣繖蓋天順四年貢使還仍賜王及妃如前此後鮮聞其方域則一緯云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南抵古大食北抵占城今自占城水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或曰佛輿所謂鬼國卽此地也

貢獻方物有火鷄有鸚鵡有孔雀有孔雀尾有翠毛有鶴頂有犀角有象牙有玳瑁有龜筒有寶石有珍珠有薔薇露有奇南香有檀香有藤藤香有速香有降香有木香有乳香有黃熟香有安息香有烏香有龍腦有丁皮有沒藥有肉豆蔻有藤竭有血竭有蘆薈有阿魏有大楓子有番木鱉子有華澄茄有萹芡有悶虫藥有黃蠟有番紅土有烏爹泥有金剛子有碗石有錫有西洋鐵有摺鐵刀有鐵鎗有苾布有油紅布有蘇木有烏木有胡椒

三佛齊距占城南五日程介真臘瓜哇之間古千陀

利也有十五州其屬有單馬令凌牙斯逢豐登牙儂
 細蘭等國其王號詹卑人多蒲姓貢始於梁天監九
 年尋絕唐天祐初蒲訶粟復通宋建隆間其王悉利
 胡大霞里檀使再朝貢淳化三年冬其使蒲押陀黎
 貢旋聞本國為闍婆即瓜哇所侵留滯廣州二三載熙
 寧間貢使與注輦國王華伽囉同至陛見皆用珍珠
 龍腦金蓮花向御座跪撒謂之撒殿蓋夷俗最敬後
 鮮行黃志以地華伽囉為三佛齊大首領今考宋史殊誤紹興二十六年悉利
 麻霞囉陀遣使隨以珠獻秦檜時繪已死命償其直

而收之淳熙五年後貢者率免赴闕 國朝洪武二

年二月詔行人趙述往使四年國王怛麻沙那阿者

黃志名馬哈刺札八刺十今據會典

遣使隨述奉金字表朝貢賜大統

曆綺幣六年賀正旦貢方物八年詔從使者往諭拂

蘇

拂蘇國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時得其國故民捏古倫齋詔諭之隨貢

九年其子那麻

者巫里表乞紹封十月詔授駝紐鍍金銀印封三佛

齊國王後坐黨奸臣懼而貢絕三十年六月 上念

諸國商旅不至諭禮臣謂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

間謀給我便臣今欲諭令改過可移文暹羅達于瓜

哇以三佛齊乃瓜哇屬國言必聽信諭之便永樂初國併入瓜哇廢為舊港僅立頭目以司市易時南海豪民梁道明竄泊其地眾推為酋首三年正月遣行人譚勝受千戶楊信等往招諭道明遂偕其黨鄭伯

可等隨勝受歸順留副頭目施進卿代領其眾黃志云譚

勝受南海人洪武癸酉鄉薦授臨桂丞永樂元年二月壬子以最召拜監察御史坐事降行人時閩廣流徒從梁道明者數千人指揮孫鉉使海南諸夷遇其子及二奴挾與俱來奏聞上以勝受同里令偕其二奴齎勅往招諭之道明遂從入朝貢方物賜道明襲衣鈔百五十錠文綺十二表裏絹七十二疋勝受奏事稱旨擢五年九月進卿遣婿丘彥誠朝貢設舊

浙江按察使

五年九月進卿遣婿丘彥誠朝貢設舊

港宣慰使司授施進卿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

羅後卒二十一年子濟孫復遣彥誠請命且言印燬

于火尋命濟孫襲宣慰使賜紗帽靴金花帶織金衣

綺襲衣銀印令大監鄭和齎往賜之先是永樂五年

過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欲肆要劫詐稱降和覺之整陣待戰殺五千餘人擒祖義等械送京師悉斬于市諸夷皆服舊港土沃倍於他壤民故富饒俗喜淫習水戰順風八晝夜可至

貢獻方物有火鷄有五色鸚鵡有孔雀有龜筒有

黑熊有白獺有諸香有米腦有苾布有兜羅錦被

有肉苴蔻有番油子有胡椒

滿刺加古哥羅富沙也既時嘗通中國後頓遜起自扶南三千餘里皆屬之其東界通交州即哥羅富沙接闍婆故又名大闍婆亦稱重伽羅云其東有吉里地闕為舊屬不稱國自舊港便風八晝夜可至地旁

海山孤人少羈屬於暹羅歲輸金四十兩為稅國

朝永樂三年其王拜里迷蘇刺黃志云其王西利八

迷蘇刺今直據會典遣使奉金葉表朝貢其使者自言王慕義

願比中國屬郡歲効職貢且請封其國西山七年遣

太監鄭和齎詔封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封

其西界山為鎮國之山御製碑文立石自是暹羅歛

手不敢復侵擾九年七月王率其妻子倍臣五百四

十餘人來朝命太監海壽禮部郎中黃裳往勞勅有

司供張於會同館尋奉表入見貢方物上御奉天

門宴勞之別宴王妃及倍臣刺光祿日給牲牢上尊

命禮部賜王金繡龍衣一襲金銀器皿帟帳裯褥咸

具賜王妃八兒迷速人太子姪倍臣廉從文綺紗

羅襲衣有差就山四八月間金相玉帶儀

仗鞍馬并賜王妃八服九月辭歸賜宴奉天門別宴
王妃陪臣等如初禮賜勅勞王副以金相玉帶一儀
仗一副鞍馬二疋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
貫銅錢二千六百貫錦綺紗羅六百疋絹千疋渾金
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襪二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
兩鈔五千貫錦綺紗羅絹六十疋金織文綺紗羅衣
四襲王子姪冠帶及陪臣等各白金鈔錢綺幣有差
禮部餞于龍江驛復賜宴龍潭十年遣使來貢十二
年國王母幹撒干的兒沙來朝賜如王妃且告其入

卒今嗣封二十二年

黃志云二十年二月今據會典

其嗣王西哩麻

哈刺復率王妃及頭目來朝宣德九年國王復至天
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子麻丹茫速沙請命遣使
冊封正德十年以後貢間至

貢獻方物有犀角有象牛有玳瑁有瑪瑙珠有鶴
頂有金母鶴頂有珊瑚樹有珊瑚珠有金環戒指
有鸚鵡有黑熊有黑猿有白麋有鎖服有撒哈刺
有白苾布有薑黃布有撒都細布有西洋布有衣
縵有薔薇露有梔子花有烏爹泥有蘇合油有片

腦有沉香有乳香有黃連香有金銀香有降真香

有紫檀香有丁香有樹香有木香有沒藥有阿魏

有大楓子有烏木有蘇木有番錫有番塩有黑小

斷

真臘國在占城西南一曰吉茂

又名其字智訛為其破蔑

其先屬

扶南即古狼荒裸國

男女惟用竹筒木葉蔽體袒露四身

至葉柳女王

也

柳音聊又曰葉調國

近南有徼國人名混潰來伐葉柳降之

以為妻惡其裸教着貫頭國內效之男子着橫幅

漫其後天竺僧憍陳如有其國教國人事天神每旦

誦經呪故其俗世重僧

民色甚黑號為崑崙婦女多

經作梵法去其童身點其額為吉利名曰陣穉十歲

即婦其人雖暝夜貿易闇中與金便知好惡曉視之

悉如其言隋世其王姓刹刹始通貢傳至伊金那唐貞觀

間并扶南而有之東距車渠西有朱波

唐書作驃

北近九

真南瀕海距廣州水行十日程周城可二十里郭下

二萬餘家石濠廣二十餘丈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

王官及官舍皆面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其中者飾

以金當國中有金塔金橋王宮在其北近門周圍可

五六里其正室瓦用鉛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猿孔

崔白象犀牛於前名百塔州金盤金碗盛食諺云富
貴真臘也永徽初并有鳩密富那迦乍武令僧高等
國神龍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號水真臘其北多山
阜號陸真臘後復爲一政和六年通貢使于宋宣和
二年爵封建炎二年郊恩加檢校司徒食邑慶元六
年詔以海道遠後母來貢優其報賜而歸時攻滅占
城又號曰占臘益并參半真里登流眉道明等國所
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東際海西接蒲甘南
連伽囉希北抵占城元元貞中遣使招諭賓服之據

嘉周達觀真臘風土
記及宋史一統志脩

國朝洪武四年巴山王忽兒那

遣其臣柰亦吉郎等表獻方物賀正口六年再貢賜
綵幣大統曆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遣使隨貢象
五十九頭香六萬斤永樂改元詔使至其國氣候常
熱穀歲熟煮海爲鹽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圍
梢布非復裸國矣其屬國猶有裸者法有剗刑刺配
見衣服人卽笑之犯盜則斷手足其民殺中國人則償命中國人殺其
民則償金無金賣身贖罪二年八月國王參烈婆毘
牙遣倍臣柰職等九人朝貢賜鈔幣有差初中官往

使真臘將歸有從行軍三人遁索之不得其王以國中三人從中官還引見上曰中國人自遁何預彼事而責償縱得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况其皆自有家寧樂處此爾禮部給之衣食予道里費遣還尚書李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不遁彼土或爲彼所慝則此三人不當遣上曰不用逆詐爲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三年參烈婆毘牙死命序班王攷往祭封其長子參烈昭平牙爲王賜綵幣等物十七年三月參烈昭平牙遣使奉金鏤衣文

貢馴象方物景泰三年再貢

貢獻方物有象牙有犀角有孔雀翎有寶石有上降香有蘇木有烏木有黃花木有胡椒有黃

蠟

蘇門答刺古大食也其先本波斯別種隋大業中始自王據有波斯之西境至唐皆號曰白衣大食及阿蒲羅拔立始更號爲黑衣大食貢獻至宋初皆不常道悉從沙州西徼入淳化四年廣船有書達彼國於是蒲希密始由舶貢以老病留滯不赴闕大中祥符

五年復有百三十歲老人無西忽盧華耳重輪貌甚
瑋異附古羅國舶來廣州自言願慕皇化至此事聞
賜錦衣銀帶加束帛次年還自是海舶歲通今蘇門
答刺傳卽其國一曰蘇文達那自滿刺加便風九晝
夜可至 國朝永樂三年其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遣
使從中官尹慶來朝貢詔封爲國王給印誥五年嗣
王鎖丹罕阿必鎮遣阿甲入貢方物宣德六年貢表
用金葉十年復請封其子爲王永樂五年太監鄭和
西使至蘇門答刺時僞王蘇幹刺謀殺宰奴里阿必
丁篡其位怨使者賜不及已遂領兵數萬邀擊我官
軍和率衆其國人迎擁王出兵夾戰蘇幹刺敗走
追至喃勃國并其妻子俘以歸永樂十二年九月獻
于行在以大逆不道伏誅諸蕃震恐其五年貢時小
葛蘭國亦附使者來獻厥貢惟三品珍珠繖白綿布
胡椒黃志云滇文達那洪武間表貢馬及方物遂冠
于蘇門答刺之前爲一國今考會典滇文達那
以洪武十六年其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奉金葉表
來貢馬蕃薇水降香沉速香餘皆若勿苾布之類僅
一至後不復貢會典
已分爲二國今從之

貢獻方物有駿馬有犀牛有寶石有瑪瑙有水晶

有石青有回回青有錫有硫黃有胡椒有蘇木有

番刀有番弓有撒哈刺有梭眼布有木香有丁香

有降真香有沉速香有龍涎香

傳蘇門答刺西一晝夜程有龍涎蚺

獨時南巫里洋之中群龍交戲其上遺涎國人駕

獨本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

文嘉靖三十四年三月禮

監傳諭戶部取龍涎香一百斤遍市京師不得

諸藩司採買八月部文馳至臺司集議懸價每斤

銀一千二百兩浮梁縣商汪弘請同網紀何處德

往澳訪買僅得十一兩以歸十月遣千戶朱世威

馳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真者部又再至時廣

州微斬罪夷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

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褐白色細問

狀皆云褐黑色者採在水褐色者採在山皆真

不贗而密地山商周鳴和等再上通前共得十七

兩二錢五分次年八月馳千八張鸞入進內辨驗

是真留用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太監孫順為備

求宮出講題買五斤司劄驗香把總蔣俊訪買於

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進四十六兩差廣州照磨

王應龍再取又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買進

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差南海王簿徐一中又再於

二十八八年八月十八日買進九十七兩六錢二分

差本司經歷懷獻章自嘉靖至今夷船聞上供稍

稍以龍涎來市民間鮮有售者始定買解事例每

香一兩價一百金然得此甚難○星槎勝覽云採

時或遇風波則人俱下水一手附舟旁一手挹水

浮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

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出若斗大亦覺魚腥焚

之清香可愛貨於蘇門答刺之市官秤一兩用彼

國金錢十二枚一斤則一百九十二枚也○遊宦

紀聞云龍涎香最貴重廣州市不下五十千乃番

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旁常有雲氣出草山

間土人即知龍睡其下更相守之俟雲散知龍已

廣東通志 卷之九 六十七 六十四

去往未必得龍涎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
 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者和香焚之翠烟裊空
 結而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一曰泔水一曰滲沙
 一曰魚食泔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取
 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氣味盡滲入沙中魚食則化
 糞散於沙磧惟泔水者可入香用又言魚食亦有
 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春夏間盛開花落海大
 魚吞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嚙入久即脹悶昂
 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若散碎皆
 取自沙滲力薄欲辨真偽將結塊者奮力投沒水
 中須臾突起直浮水向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魚
 腥氣經一宿其細沫已蕪餘結膠舌上取出就淖
 稍之亦重一錢將淖者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
 枯用銀簪火燒極熱鑽入枯中乘暖抽簪出其涎
 引絲不絕驗此不
 分褐白褐黑皆在

錫蘭山古狼牙須也或曰是即梁時所通狼牙脩者

自蘇門答刺便風十二晝夜可至地廣人稠貨物積
 聚亞於瓜哇中有高山上產鴉鵲寶石遇大雨衝流
 出山沙中拾取之傳昔隋常駿至林邑極西望見馬
 番言高山為錫蘭因名其國人言釋迦從翠藍嶼一
 名伽藍洲來登此山足跡尚存山下有寺貯釋迦真
 身側臥及舍利子番俗世嚴事之 國朝永樂七年
 遣太監鄭和詔諭其王亞烈苦柰兒以金銀貢器綵
 裝織金寶幡施寺中豎以石碑王及頭目賜有差及
 還亞烈苦柰兒負固不恭發兵謀絕我歸路和乃潛

爲備先發制之使衆啣枚疾走夜半聞炮則奮擊而
入生擒其王永樂九年歸獻闕下命擇立賢者禮臣
咨詢其衆皆謂耶巴乃那賢當立十年九月使齋詔
及誥印往封尋正俘王以法 上曰夷狄禽獸爾不
足深誅釋之並遣歸時國人先已立其支屬不刺葛
麻巴思刺查爲王詔諭使遜位十四年十一月耶巴
乃那始貢與占城諸國使俱來復命鄭和往報禮有
差正統十年遣那把刺謨的里啞等來貢天順三年
其正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再貢

貢獻方物有寶石有珊瑚有水精有金戒指有撒
哈刺有西洋細布有乳香有木香有樹香有七檀
香有沒藥有硫黃有藤竭有蘆薈有烏木有胡椒
有碗石有象

瓜哇南有佛朗機國向不通貢或云古徐很鬼國有
東西二洲其西洲之境天竺僧憍陳如遙屬之今佛
朗機與瓜哇對峙疑卽其地大約不可考正德十三
年佛朗機大舶突入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
封爲名左布政兼副使吳廷舉聽之兩臺議非例不

許尋退泊東莞南頭徑造屋樹柵恃火鏡以自固數
掠十歲以下小兒烹食之率一口金錢百文惡少緣
以爲市廣人咸惴惴莫必其命御史丘道隆何鰲皆
疏其殘逆異狀先年潛遣火者亞三附滿刺加使船
至廣窺伺機便長蔓至今請亟誅亞三毀其居驅逐
山海嚴私通者律從之督府已捕得亞三戮于市檄
海道副使汪鏞帥兵往逐其舶人輒鼓衆逆戰數發
銳擊敗我軍尋有獻計者請乘其驕募善水人潛鑿
其舟底遂沉溺有奮出者悉擒斬之餘皆遁去嘉靖
間比虜吉囊大入鏞時已柄用遂請如佛朗機制爲
鏡頒諸邊鎮詔許之今衝鋒及火戰皆資焉其用通
於邊腹力頗鉅顧佛朗機敗後其商舶由是漸不能
絕時與濠鏡諸夷赴廣貿易但不復如異時虐船云
呂宋國例由福建貢市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
徑抵濠鏡澳任舶索請開貢兩臺司道咸謂其越境
違例議逐之諸澳夷亦謹守澳門不得入九月移泊
虎跳門言候丈量越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門舟
破趨還遂就虎跳徑結屋羣居不去海道副使章邦

廣東通志 卷之六十九
翰飭兵嚴諭焚其聚次年九月始還東洋或曰此聞
廣商誘之使來也

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曆二十九年冬二三大船頓至
濠鏡之口其人衣紅眉髮連鬚皆赤足踵及趾長尺
二寸形壯大倍常似悍澳夷數詰問輒譯言不敢為
寇欲通貢而已兩臺司道皆訝其無表謂不宜開端
時李權使召其酋入見游處會城將一月始遣還諸
夷在澳者尋共守之不許登陸始去繼聞滿刺加伺
其舟回遮殺殆盡

按波利東有羅剎國其人極陋朱
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

帝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晶
日午時以珠乘影取艾依之即火出見唐書

勘合號簿 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以後漸及諸國
每國勘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暹字勘合一
百道及暹羅字底簿各一扇送貯內府羅字勘合一
百道及暹字號簿一扇發本國收填羅字號簿一扇
發廣東布政司收比遇朝貢填寫國主使臣姓名年
月方物令使者齎至布政司先驗有無表文次驗簿
比號相同方許護送至京每紀元則更換給時暹羅
占城爪哇真臘滿刺加錫蘭山蘇門答刺皆以次給

付三佛齊據會典未給簿籍使回俱廣東布政司管待

貢例 國初入貢附載方物止五國定有則例暹羅

國使臣人等進到貢物例不抽分給與價鈔 占城

國貢物給價 三佛齊正貢外附貢貨物皆給價其

餘貨物許令貿易 蘇門答刺正貢外使臣人等自

進物俱給價 錫蘭山使臣人等自進貢俱給價俱載

會典

正德五年都御史陳金奏占城進貢將附搭貨物照

十抽二之例始抽分

嘉靖五年都御史姚鏌奏暹羅進貢將陪貢附搭貨

物亦照前例抽分以備軍餉次年該國副使坤思悅

者朱的利等奏言正船並無抽分禮部覈查該國有

舊例令將原抽貨物退還變賣脩船歸國舊例國王進貢其王

妃王子使臣人等搭貨或上進者為正船若餘船皆以商論此五國載入會典它不載者不敢比例

澳門 夷船停泊皆擇海濱地之灣環者為澳先年

率無定居若新寧則廣海望峒香山則浪白濠鏡澳

十字門東莞則虎頭門屯門雞栖嘉靖三十二年船

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

地涼晒海道副使汪栢徇賄許之時僅蓬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獨爲舶藪矣近者督撫蕭陳相繼至始將諸夷議立保甲聽海防同知與市舶提舉約束陳督撫又奏將其聚廬中有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旂葵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爲號東十號西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諸夷亦唯唯聽命

驛館

永樂間四夷來王市舶至周內官監鎮尋置

懷遠驛於郭西南蜺子步創屋百二十間以司館穀時內官總貨提舉官吏但領簿而已其入貢者惟正使進城餘皆就驛止宿遇設宴管待方入宴畢卽出成化弘治間猶然其衣服詭異至有帽金珠衣朝霞者將侍宴老稚咸競觀之邇來夷商亦多游處外城有進至城裏容易者此宜嚴禁貢使至亦少

抽分 舶利自漢世有之劉向有言獨檣舶深五十餘肘三木舶深十五餘肘西域以肘爲度此其徵也

時皆遣使通之始來後亦漸入中國唐始設市舶使以帥臣兼領定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為市稍收利入

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夷人謂二

百斤為次曰牛頭舶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波安蘭

舶曰三木船曰料河舶遞得三之一中若龍腦沉香

丁香白荳蔻四色并抽解一分宋淳化二年始定抽

解二分繼又定為二色龍腦珍珠之類皆為細色十

分抽一後又博買四分麤色者十分抽二後又博買

四分抽買既多至重費脚乘及家贍錢以事綱運紹

興間始有枉費國用之禁 國朝自洪武至弘治中

諸國貢至皆取自上裁多寡為例抽分無考正德

四年都御史陳金始奏以十分抽三為率貴細解京

粗重變賣留備軍餉都御史林富復申明變賣軍留

本處備餉從之十二年陳金再鎮時副使吳廷舉奏

請或倣宋朝十分抽二或依近日事例十分抽三其

貴細粗重分別如前陳金議從近日例部議覈定十

分抽二為常

丈量 番商舟至水次往時報至督撫屬海道委官

封籍之抽其十二還貯布政司庫變賣或備折俸之
用餘聽貿易隆慶間始議抽銀檄委海防同知市舶
提舉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估驗每一舶從首
尾兩榜丈過濶若干長若干驗其舶中積載出水若
干謂之水號卽時命工將榜刻定估其舶中載貨重
若干計貨若干該納銀若干驗估已定卽封籍其數
上海道轉聞督撫待報徵收如刻記後水號微有不
同卽爲走匿仍再勘驗船號出水分寸又若干定估
走匿貨物若干照補若干補徵稅銀仍治以罪號估
得主裁矣

稅完後貿易聽其便計每年稅銀約四萬餘兩備餉
自萬曆二十七年後皆內監李權使專之雖丈估不
禁令 國家慮遠防微有通夷通澳匿稅下海諸禁
犯者治之甚嚴具載律例不詳著

